《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5》

風雲傲劫

柳殘陽

第二冊

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5

風雲傲劫

第二冊 柳殘陽著 合成書局總經銷

合成系列

合成書局 總經銷

封面封底本公司編輯部設計

題字／集古名家書帖

風雲傲劫

柳殘陽

小說專輯75

《第二冊》

風雲傲劫

第一冊

柳殘陽 著

法王大叫一聲道：

「後會有期，咱們走！」

他彷彿被觸動了極大的隱痛似的，喝聲甫落，人已躍進轎中，名傳大野的神力法王就那麼快速的在黃衣漢子的健步移躍下瞬快而去，楚戈和巴格魯匆匆隨行。

關山月一移步，望著李明道：

「李兄弟，你熱鬧看夠了，看樣子你今天不會有什麼便宜可佔了，連那個法王都落荒而逃，你最好帶著你的兄弟立刻滾開這裡……」

李明看了半天熱鬧，想暗中下手，又沒適當的機會，現在連神力法王都受了重傷，他知道單單憑藉萬字幫的目前實力，只怕會倒大霉，他腦海中意念流逝，嘿嘿地道：

「姓關的，你運氣太好了，但，一個人不能光憑運氣過日子，萬字幫和你血海深仇，往後咱們是那裡見那裡算，希望你能活到我再看到你——」

話一說完，人已揮手，萬字幫兄弟如潮水般的疾速而去，他們紀律嚴明，動作劃一，李明殿後，眨眼間已去了老遠。

杜老三跺脚道：

「媽的，當家的，咱們該給他們點狠的，就這樣讓他們走了，他們還以爲咱們怕了他呢？」

搖搖頭，關山月笑道：

「別急，往後的機會多著呢，先看看阿諾吧，他的傷可不輕，咱們也要休養一陣子，往後還有硬仗要幹……」

阿諾嘴裡還淌著血，顫聲道：

「兄弟，我不要緊，這點傷在阿諾來說不算什麼。」

八通大笑道：

「別逞強了，兄弟，咱們先醫傷去……」

阿諾眼看這多好兄弟那麼關心他，他心裡一陣激動，眼裡不禁滲出了淚水，緊緊抓住關山月的道：

「兄弟，阿諾誓死相隨……」

關山月拍了他，一眼看見小玉含情脈脈的望著他，他心裡只覺一陣慌亂，正不知說什麼時，幽幽夫人緩緩行來道：

「關公子，我可把她交給你了，將來……」

關山月一呆道：

「伯母，這……」

小玉臉上一陣羞紅，人似穿花的蝴蝶一溜煙的跑了，苗婆看在眼裡，只覺酸楚縷縷湧進心頭，她那眨動的大眼裡居然浮現出盈盈的淚水，這眞是幾家歡樂幾家愁，苗婆彷彿跌進絕底深谷似的，茫然的站在那裡發呆……。

她的希望破滅了，她的心也碎了……。

她的眼中神色却泛著一股詭異之色，嘴角上浮現出一抹淒冷的笑意，她是個敢愛敢恨的女人，既然得不到關山月的愛，她就會恨上這個男人，這就是大野女人的本性，她蹣跚的向前移著步……。

要得到他，唯有不擇手段……。

她選擇了連她都覺得可怕的非常手段！

× × ×

法王被殺了，這在大野英雄耳裡是件極震驚的事，神力之名威播四海，但，他的對手太強了，他面對的是龍捲風，龍捲風像顆閃爍的星自大野昇起，也閃耀在中原，神力法王生平無敵，這次栽在龍捲風手裡使他威名大損，他憤憤地回到法王的行館，斜躺在輭床上，臉上黃臘臘的，像罩了一片寒霜似的，楚戈吓得不敢吭半聲，小心的給法王上葯，當法王剛剛敷上葯，他已看見一道黑影像幽靈般的掠進室內，那是個頭幪罩頭的灰衣人，他啊了一聲，急速坐了起來，道：

「使者——」

灰衣幪面人嗯了一聲道：

「你任務失敗，毀了你在鼠窩裡的形象，鼠王好不容易培植起你的名聲，想不到你居然一敗塗地……」

法王嘆聲道：

「龍捲風不是普通的高手，他……」

使者怒聲道：

「這不是理由，鼠王不聽任何理由，你一擊不成，定有後患，龍捲風已掌握咱們這一行的秘密，那個阿諾傷勢只要痊癒，龍捲風一定會發動攻勢……」

神力法王哼地一聲道：

「他不敢，他也惹不起鼠王……」

使者冷笑道：

「你也太小看他了，鼠王威極九品，都對龍捲風有所顧忌，更何況是一般鼠輩了，法王，鼠王有令，要你速速和那個線人連絡，唯有她能幫助你……」

法王一震，道：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她到底是誰？如何連絡？」

使者嘿嘿地道：

「鼠王法力無邊，已在此女身上施法，不出三個更次，她一定會來見你……」

話音一落，那個幪面使者已一溜煙似的消逝了，他來的快去的更快，傳達了鼠王的命令後，已人音皆杳，而恰在這時苗婆在巴格魯的前導下已走了進來。

法王大惊道：

「是妳。」

苗婆冷冷一笑道：

「怎麼？出乎你意料了是不是，鼠王神通廣大，按排的人選那麼在你意料中，法王，我就是那名線人，鼠王親自挑選的，你還有意見麼？」

法王連連搖頭道：

「沒有，沒有，不過，我有太多地方不明白了，苗姑娘，大野朋友都知道你和關山月是親暱朋友，妳怎麼會替咱們主子……」

苗婆冷笑一聲道：

「你不懂的太多了，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掌握住姓關的一切行動，此次任務，如果你能殺了

關山月，我這個線人便發揮不了什麼作用，身份也不會曝光，但，現在不同了，關山月已有準備了，你法王要殺他，只怕不會那麼容易了！

法王大笑道：

「現在有妳助我就容易多了。」

搖搖頭，苗婆冷冷地道：

「未必，要我幫你是有條件的……」

神力法王一怔道：

「有條件，苗婆，你沒弄錯吧，替鼠王辦事是不准有條件的，妳跟我談條件，似乎是太自不量力了。」

苗婆一轉身，冷冷地道：

「那就不談了，我這個線人與衆不同，連鼠王都不能勉強我……」

法王一呆道：

「好吧，妳先說說看。」

苗婆眼裡湧過一抹恨火，道：

「先殺了小玉……」

法王一怔，旋即哈哈大笑道：

「本法王明白了，苗婆，妳在吃醋！」

點點頭，苗婆道：

「隨便你怎麼說，這就是我的條件！」

法王沉思道：

「容易。」

苗婆鼻子裡輕輕一哼道：

「先別把話說滿，小玉也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

法王冷聲道：

「包在本法王的身上，現在，妳可以合作了。」

苗婆想一想道：

「明晚，我會通知你如何下手，希望你多邀幾個人手，萬字幫和殺手門都可利用，人不必多，但要精銳，時機一熟，最好能把他身邊的人一齊幹掉！」

最毒婦人心，苗婆現在所扮演的角色眞與她日間所見判若兩人，現在的苗婆即毒且狠，與對關山月那份天眞和濃情有太大的差別，法王已是個狠毒的人，但，此刻看見苗婆那種神情，連他

都寒悚了……。

法王擊手道：

「行，苗婆，我全聽妳的！」

苗婆嘴角上揚起一抹詭秘的笑意，一移步，人已向外飄去，眨眼而去，楚戈伸了伸舌頭，道：

「眞想不到她會是鼠王身邊的人……」

法王沉思道：

「快召集老查，缺手韓，還有獨眼，有這三個人在，咱們就不怕姓關的會飛了，不過，那丫頭交待的事……」

大野三頭惡狼，老查的狠是大野的代表，缺手韓的陰，像是隻不叫的狗，獨眼的厲，能生吞了人的心，三個逆行倒施的狠將是法王的寶，每當法王有了大事才會傳喚他們三個，楚戈知道法王震怒了，急忙道：

「屬下立刻就辦！」

法王沉思道：

「不要失信於人，先處理小玉那件事！」

楚戈一震道：

「派誰去？」

法王想了想道：

「就讓他們三個去辦好了，必須在今夜辦成，否則，苗婆不會太死心塌地幫助我們……」

楚戈猶疑的道：

「主子，那個頭會不會……」

法王鼻子裡哼地一聲道：

「諒她不敢，要知道做法王的叛徒，其下場是很慘烈的，本法王也不是省油的燈，對鼠王我還是很顧忌！」

楚戈哦了一聲，沒再吭氣急急去辦事了。

× × ×

那是一頓半厚的晚餐，幽幽夫人特別爲小玉烤了隻羊腿，幽幽夫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心情愉快過，她眼梢子不停的溜過女兒的臉上，只覺愛女小玉果眞長大了，不但豐滿的像熟透了的葡萄，更散發著一股誘人的少女氣息，小玉輕啃著香噴噴的乳羊腿，腦子裡不停的旋轉著關山月的影子，她覺得自己和關山月已有某種程度的默契，只是兩個人都不便開口而已，今天，幽幽夫人

已向關山月提出了暗示，那明顯的提示，關山月應該懂得一個做母親者的意思！

半響，幽幽夫人嘆口氣道：

「小玉，妳眞喜歡他？」

小玉羞紅了臉，道：

「娘——」

幽幽夫人嘆口氣道：

「別忘了，妳爹答應雲飛鵬了，雖然我們可以毀約，但，對雲飛鵬總是有欠公平，再說，妳爹和關山月又有解不開的仇……」

小玉臉色蒼白，手裡那塊羊腿肉咚的掉在地上，像一個夢被擊碎了一樣，她惶悚的道：

「娘，那怎麼辦？」

幽幽夫人輕嘆道：

「娘，要找飛鵬好好談談了……」

小玉搖搖頭道：

「那個人我太清楚了，我說不動他，他也固執……」

幽幽夫人沉思道：

「也許娘還能說動他。」

話音甫落，只聽那厚厚的木門被重重的踢開了，幽幽夫人方自一揚，已見三個漢子併排站立在門口，這三個人各具異像，那個叫老查的揹著一個大麻袋，缺手韓只獨獨一隻手臂，而獨眼雖然只有一隻眼睛，可是那隻眼神裡却透著令人駭懼的殺意，幽幽夫人一見這三個怪異的漢子闖進來，她的心頓時一沉，叱道：

「誰？你們是什麼人？」

老查指著幽幽夫人嘿嘿地道：

「半老徐娘，妳別吼的像個潑婦，大爺今天是來收屍的，識相點，妳把那個小女人交出來。」

幽幽夫人一震道：

「你們找小玉？」

獨眼冷笑道：

「不是找她，難道會找妳！」

小玉驚悸的站了起來，她跟這三個人素昧平生，根本無從認起，她不知道自己那裡得罪了這些煞神，神情略變下，冷聲道：

「你們找本姑娘有什麼事？」

老查嘿地一聲道：

「有人指名要妳的命！」

小玉大惊道：

「誰？誰要我的命！」

老查冷冷地道：

「那要問妳自己了，連妳自己都不知道，我們更不知道？兄弟只不過是奉命辦事，否則，嘿，誰願意大老遠跑來這裡！」

幽幽夫人詫聲道：

「玉兒，妳結了仇家！」

搖搖頭，小玉道：

「我沒有！」

獨眼嘿地一聲道：

「兄弟，別跟她們磨菇了，咱們是奉命辦事，早點了結了，咱們還有姓關的要鬥，那才是一場好戲呢！」

獨眼就是這麼狠厲，他才不願意在裡多待一刻，人似一陣風，伸開大手照著小玉抓來，幽幽

夫人睹狀大惊，她視小玉如命，橫著裡一掌拍來，厲道：

「你敢傷她。」

獨眼何嘗會把一個女人放在眼裡，瞧也不瞧一眼，反抓爲掌，迎上幽幽夫人這一掌，拍地一聲，幽幽夫人身子一晃，獨眼身子頓時一震，他輕估了幽幽夫人，心底一涼，兩腿踢出，左拳直搗而下，幽幽夫人功夫雖然不錯，但獨眼的攻擊極爲獨特，正不知該怎麼解這招時，老查突然躍了過來道：

「一個臭娘們，有多大道行。」

那肩上的大麻袋突然飛罩而落，幽幽夫人何曾料到老查有這一招，只覺眼前一黑，全身都罩在麻袋之中，老查順勢一扯，幽幽夫人已被那個大麻袋吊了起來。

而獨眼的一拳兩脚已狠狠的擊在麻袋上。

幽幽夫人大叫道：

「小玉，小玉……」

缺手韓的劍已拔了出來，他臉上佈上一層深濃的殺意，冷劍邊往麻袋上戮去，小玉吓的魂飛魄外，雙掌交錯疊出撲向缺手韓，但，這三個人的身手實在太高了，小玉給老查一脚踹飛了，跌出七步之外！

幽幽夫人一聲慘叫，鮮血已從麻袋中冒了出來。

缺手韓的劍已戮了進去，他得意的一聲長笑，小玉顫吼道：

「惡賊，你們殺了我娘……」

幽幽夫人在麻袋厲叫道：

「小玉，逃呀！」

她挨了那劍後，人已幾乎氣絕，這一拚命的惡吼，頓時使血流的更快，獨眼的目梢子已盯在小玉身上，嘿嘿地大笑道：

「剩下咱們的小朋友了！」

惡狠狠的神情，凶光畢露的眼神，使小玉胆寒了，她在殺手門中也曾見過不少陣仗，也曾殺過人，但從沒像今天這樣令她寒悸過，因爲她親眼看見娘死了，死在這三個狂夫的手裡，她要拚命了……。

小玉厲聲道：

「殺死你們這些王八蛋！」

她已拔出了劍，那柄劍是千里侯送她的生日禮物，那是十六歲那年，千里侯隨手解下自己最愛的這柄短劍給了小玉，小玉一直帶在身邊，今天她拔出這柄鋒利的劍，照著老查、獨眼和缺手韓殺去。

鋒芒四射，一連七點，點點都能要人的命！

老查眉頭一皺道：

「毀了她！」

三個人的手同時伸了出去，獨眼的手抓住了小玉的肩，缺手韓的劍已逼在小玉的胸前，而老查已點向小玉的背後，三大高手聯手出擊，小玉已無法招架了……。

獨眼嘖嘖地道：

「就這樣毀了她，太可惜了……」

老查大笑道：

「你還想老牛吃嫩草。」

獨眼大聲道：

「有何不可！」

隨手一拍，小玉的穴道已給點上了，缺手韓的劍才要遞出來，獨眼已一掌將長劍拍開，眼神閃射著一蓬邪惡的淫意，他大笑道：

「殺了可惜，不如讓我獨眼樂樂！」

缺手韓搖頭道：

「當心，給法王知道……」

獨眼大笑道：

「你不說，他不說，我不說，誰知道……」

小玉厲聲道：

「天知道、地知道，還有你的良心知道！」

獨眼嘿嘿地道：

「去妳的！」

他的手已撕開了小玉的胸前衣衫，露出白玉似的肌膚，小玉在光聲大叫，無奈身子被制，即使吼破了喉嚨，也無法喝退獨眼的慾火……。

老查一退身道：

「幹，咱們出去！」

獨眼大笑道：

「你們不看我玩……」

九

在喘促的呼吸中，響起獨眼那聲淫邪的長笑，老查聽進耳裡直覺刺耳，他邊走邊回頭，道：

「希望你……」

那一眼，他瞄見了小玉脖子上那塊碧綠的玉牌，他的心如被抽鞭了一下似的，全身突然緊張起來，一個大旋身，吼道：

「獨眼，住手。」

獨眼的手正要摸在小玉那聳起的胸脯上，老查那驚悸的厲吼，使他吓的一哆嗦，訝異的望著老查道：

「幹嘛，多掃興！」

老查顫聲道：

「看看那塊玉牌！」

那是塊碧綠的玉牌，上面刻了一片茂林鳥樹，而在林間裡，却有個衣袂飄飄的白衣人負手而立，獨眼這才注意到牌子上的景物了，他駭聲道：

「它是……」

老查怒聲道：

「住口，不准說，咱們走！」

連缺手韓也楞住了，他們彷彿看見了催命的鬼符一樣，居然讓這三個殺人不眨眼的惡漢子也怕了，老查大聲道：

「姑娘，這塊牌子是那裡來的！」

小玉怒吼道：

「你管不着……」

但她却知道這塊綠玉牌子是母親最心愛的飾物之一，幽幽夫人爲了小玉，曾告訴小玉，這塊護身符是天底下最寶貴的符令之一，只要有它隨身，天下沒有人敢欺負她，當時，小玉也不過是隨便聽聽，那曉得這塊玉牌，居然讓這個殺人凶手也怕了……。

老查神情惶悚的道：

「姑娘，我們殺錯人了，你請……」

小玉的穴道已解開了，小玉此刻那顧得這三個凶神惡煞，撲向麻袋，解開袋口，只見幽幽夫人早已氣絕而死，小玉回頭厲聲道：

「記住吧，我會給我娘報仇……」

老查如中巨彈似的暴喝道：

「咱們退！」

獨眼大聲道：

「殺了她，永遠沒有人知道……」

這話勾起了老查的心事，他急速的又利注了身勢，獨眼這話太有道理了，如果將這女人殺了滅口，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下，或可免於那個玉牌主人的追殺，但，綠玉令的主人太可怖了，任何事，他只要追查下來，再高明的手法，也會讓他追查出蛛絲馬跡。

老查還在沉思，耳邊已響起缺手韓的話聲道：

「老查，咱們殺了她還有一條不被發覺的機會，否則，落在那位令主的手裡，連鼠王也救不了咱們，何況咱們已殺了幽幽夫人，綠玉令主不會饒過我們……」

老查長嘆一聲道：

「那就幹吧！」

三個人幾乎是同一心思，絕不能讓小玉活下去，他們不願犯任何錯誤，任何錯誤都能把自己送進死路，可憐小玉空有一身功夫，在穴道初解下，尚未活動筋骨，老查的手已捏住了她的脖子

，小玉已喊不出聲來，她的呼吸已逐漸沉重，臉色開始發紫，獨眼心中那股慾火已被綠玉令吹散了，他只知道要速速解決這個女人，狠狠的一腳踹去，小玉已慘叫一聲，腹部上結結實實的抬了一腳。

缺手韓呸聲道：

「毀了她的臉，再把那個老女人和她同時一把火燒掉，毀屍滅跡，永遠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獨眼大笑道：

「好呀！老韓，你比我獨眼還狠！」

缺手韓已去找木柴了，他還找出一桶油，一腳把幽幽夫人的屍體踢向屋當中，油已燒上了，老查一狠心，把小玉提了過去，甩在幽幽夫人屍身上，小玉只有僅存的那口氣還在殘喘著，她已沒有力量移動自己的身子！

老查沉聲道：

「點火！」

火苗子如舌信樣的燒起來，已燒著了幽幽夫人的衣衫，小玉已感受到火熱的烤灼，她身子在扭動的閃避，但，那火苗子太烈了，濃煙如霧般的迷散開來，老查一移身喝道：

「退出去！」

三個人的身形暴起，自破門向外搶出，但，驀然間有一個人站在大門外，這個人頭戴大毡帽肩上扛著一柄大鐵劍，他那兩雙冷厲的目刃如寒冰似的凝注在他們三個人的身上，老查和獨眼只覺腳底生涼，彷彿有一股幽冷的風吹過他們的身子一樣，缺手韓尚傻楞楞的僵在那裡，他不相信天下還有人敢招惹他們兄弟三人，憑三個人的形象，道上兄弟不會不認得他們……。

老查沉聲道：

「朋友，閃開。」

那個漢子大毡帽壓的很低，淡淡地道：

「殺人毀屍，朋友，這是重罪……」

心底一寒，老查、獨眼和缺手韓已覺得味道不對了，這個擋住大門的漢子顯然已看見他們在屋子裡的一切情形了，屋裡火勢洶洶，濃煙已從後面衝出來……。

老查怒聲道：

「朋友，咱們是各掃門前雪，你最好少管閒事……」

大毡帽一抬，露出半邊臉來，酷冷的面龐像老查這號狠角色的人物都心底一寒，不覺的退了半步。

那漢子道：

「行，但，我要知道實情……」

知道實情，老查他能說出綠玉令的威赫麼，他知道來人單憑一個人就敢攔路相問，這種人物絕不是普通的雜碎，俗話說沒有三分三，誰能上梁山，莫非這小子是不要命了，老查心底琢磨一咬牙道：

「我們殺人……」

那漢子大姆指一豎，道：

「痛快，你還有勇氣承認，不過，我還想知道是男人還是女人……」

老查咬牙道：

「女人！」

那漢子雙目神光一湧，嗯了一聲道：

「好樣的，你還不失爲一條漢子，不過，你們三個大男人能殺二個女人，這問題不難想像了，告訴我，你們是仇殺還是姦殺？」

他左一句右一句的倒像個法曹在問案似的，老查的眉頭在深深皺著，他今天連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居然那麼有耐心的回答對方每一句問話，缺手韓可不樂了，怒聲道：

「媽的，你是什麼東西，居然問大爺這些事！」

那漢子一瞪眼，冷冷地道：

「姓韓的，你沒吃過豬肉可聽過豬叫，爺們今天是好心問話，如果你不乖乖的回答我的問題，嘿嘿，我只要隨便一嚷嚷，你們三個只怕不會再那麼逍遙了……」

獨眼神色變了，老查更沉重了，缺手韓可不敢再嘴硬了，他們知道誰一惹上了那塊玉令的主人誰也別想活，這漢子能一口叫出缺手韓的名字，可見人家已摸清了自己三塊料的底，這漢子明知道他們兄弟是誰？居然變不再乎，這問題就嚴重了，獨眼有點心虛的道：

「仇殺……」

那漢子冷冷地道：

「別騙我，騙我的後果會很慘……」

獨眼火透了，大叫道：

「媽的，你是誰？當我們兄弟眞寒了你，老查，幹了他，還是老方法，毀了這婊子養的，天下就沒有人知道咱們幹了什麼了……」

老查嗯聲道：

「不動手也不行了。」

三個人的動作眞快，獨眼和老查的劍也拔了出來，缺手韓更不示弱，三柄劍化作三縷艷光，同時罩向對面的漢子身上，那漢子在一聲長笑聲中，身子如飄逸的棉絮斜斜飄了出去，肩上那口劍更是出奇的快，已將這三大高手的劍給擋了回去。

鐵劍方濤，是那柄劍露了形。

又是個響噹噹的大人物，橫行江南的大殺手方濤，老查的心底涼了，他知道今天他們遇上了誰？有方濤在，必有啞猴在，那個刁鑽無情的猴子在道上名義更大，怎麼今天只有方濤不見啞猴呢？

老查大叫道：

「方朋友，咱們往日無仇！」

方濤的劍斜挑而至，笑道：

「現在有了，你們想置我於死地……」

老查一咬牙道：

「誤會，咱們是場誤會。」

方濤不屑的道：

「你不覺得太晚了麼？姓方的就是這個性子，向來不惹事，惹事就不怕事，你們三個現在後悔已來不及了。」

劍快如風，一連三劍，竟逼的三個暴退三尺！

獨眼吼道：

「既然不能善了，咱們還客氣什麼，難道憑咱們兄弟的名還在地之下麼？兄弟，殺！」

三個人素來很有默契，任何人只要略一暗示，便知道該怎麼做了，他們知道方濤不賣帳，憑口說已不能解決問題，那唯有動手了，三個人，已不再客氣，三柄劍如三道殞落的星石向方濤攻殺過去，他們的身子才動，驀聞一聲冷笑，道：

「他媽的，你們還想故技重施，殺人滅口……」

老查只覺背後生風，陰氣森森，略一移身，一回頭，只見一個全身白袍的漢子猴頭猴腦的站在他們背後，而那個少女就躺在這漢子的懷裡。

啞猴，那個更令人頭疼的殺手。

方濤嘿嘿地道：

「猴子，還有活口！」

啞猴哈哈兩聲道：

「瞧瞧，這麼漂亮的姑娘，差點死在火堆裡……」

方濤的鐵劍一橫，道：

「她是那家的女人……」

啞猴眉頭一皺，道：

「我還沒問她的名字！」

小玉從啞猴的身上滑了下來，她那凌亂的髮絲已有些焦黃，顯然是被火烤黃的，她疲憊的向啞猴拱手道：

「謝謝你救我，我叫小玉……」

猴子樂的大笑道：

「好說，好說，在我猴子和方大哥面前不要怕，說，他們爲什麼要殺妳，這三個人鬼不分的東西在我們眼裡不算什麼？」

小玉眸中淚光一閃，道：

「我娘死在他們手裡！」

猴子怒聲道：

「沒關係，殺了他們三個給妳娘報仇……」

小玉滿面殺機的道：

「我自己會報仇，謝謝你們啦！」

猴子一呆道：

「妳要放他們走？」

小玉點點頭道：

「母仇不共戴天，我不想假手擰人，這三個有名有姓，他們跑不多久，我相信一定能殺了他們……」

方濤大笑道：

「好姑娘，有志氣……」

小玉怒聲道：

「我要知道他們爲什麼要殺我們……」

老查心底生寒，道：

「姑娘，如果妳早說有那塊綠玉令，我們天胆也不敢動妳，至於誰要殺妳，日後妳自會知道，現在，我兄弟先回去覆命了……」

說完話，連著向缺手韓和獨眼施眼色，三個知道今日決對不了好去，一移身，同時向前行去。

小玉吼道：

「別讓我碰上，我會生撕了你們……」

說完這話，人已搖搖欲墜，方濤和猴子也看見她那塊綠玉令了，那玉令代表的意義是什麼？他們心裡都有數，方濤的眉又拉上眉頭，淡淡地道：

「姑娘，妳要去那裡？我們送妳……」

小玉咬咬牙道：

「我去見關山月……」

方濤大笑道：

「好呀，咱們去會同一個人……」

× × ×

空中尚掛著星兒的餘光，夜翼猶來退去，濃濃的夜霧尚繚繞在半空，在這樣的夜色下，李明和邵峯早已守候在三盆路口，他們今夜沒有帶著兄弟，只是兩個單獨行動，他倆站在樹底下，像是等候什麼人似的。

果然，路頭上也有人在移動了，殺手門的千里侯也來了，他只帶著雲飛鵬，也是兩個人，雙方都瞧見了對方，千里侯和李明打了個招呼，殺手門和萬字幫甫會合，另一撥人也趕來了，神力法王在前，楚戈和巴格魯在後，另有幾條漢子居然相當眼生，李明和千里侯都不認識這些人，但

能和神力法王在一起，想必都是大野英雄！

神力法王嘿嘿地道：

「你們都很守時！」

李明嘿嘿地道：

「法王相召誰敢不聽！」

法王沉思道：

「諸位知道今晚之事麼？」

千里侯嘿嘿地道：

「法王差遣，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何況法王已明告今夜要提姓關的人頭，法王這麼有把握，一定有了妥善的安排……」

法王冷笑道：

「今夜，他們兄弟歡聚暢飲，本法王已派人在酒裡略略施了點手脚，他們喝的差不多時，我的人會給咱們暗號，斯時，咱們只要殺進去，嘿嘿，姓關的再狠再毒也經不起咱們這趟衝殺……」

李明大笑道：

「法王，你眞行，這點子好啊！」

神力法王望著遠處，道：

「那裡就是黑石村，姓關的自以爲藏在這裡就沒有人知道了，他可沒想到我們的人是潛伏在他的身邊……」

話語間，村子的左邊閃起了一道亮光，神力法王的眼光一寒，面上剎那間佈滿了一層寒霜，道：

「殺進去吧，我們的人已佈局好了。」

三組人立刻分配完成，李明、邵峯和千里侯，雲飛鵬是一組，神力法王由楚戈和巴格魯陪伴者爲主攻，老查、獨眼和缺手韓爲副，他們立刻分散開來，向黑石村緩緩溜進，選定了目標，迅快的撲去。

× × ×

苗婆今天特別的殷勤，親自下厨做了幾樣小菜，慶祝阿諾復原了，幾天的休閒，大夥反而有點懶散了，阿諾久未活動筋骨，這次把傷療好了，迫不及待的在村子裡溜躂，他知道今晚必定會醉，苗婆這娘們的手藝聽說在大野是一流的，他心情輕鬆，漫步田莊，只覺心輕爽，好久沒有這麼愉快了。

突然！

他看有幾個人向村子裡走進來了，這黑石村本就十分偏僻，尋常很少有陌生人在此，今日突然間有三個人騎馬而來，倒引起阿諾的興趣。

阿諾留意的道：

「江湖人！」

他看見馬上那個扛劍的漢子頗是威猛，顯然有點與衆不同，不覺間留上了意，再看後面那個猴頭猴腦的漢子，阿諾幾乎要叫了起來，暗忖道：

「方濤和啞猴！」

中原道上要不認識這兩個人那就太沒見識了，方濤那口大鐵劍就跟阿諾的大刀一樣有名，人的名，樹的影，阿諾已知道他們的來歷，心底就生毛了，他們不會是沖著他來的吧！

那知道方濤也瞧見他了，兩個人的目光流閃，互相都在打量著對方，而就在這時，右一匹馬已衝過來了，阿諾正在惊疑間，身邊已聽見一聲輕柔的話聲道：

「阿諾！」

阿諾一瞪眼，道：

「小玉姑娘！」

小玉滿臉的焦黃蒼白，彷彿受了很重的傷似的，她已沒有幾天前那種神采，面視愁容的像是生了場大病，阿諾急聲道：

「妳病了！」

方濤哈哈地道：

「阿諾，久仰了，我們要見關當家的……」

阿諾拉著方濤的道：

「進屋裡說。」

一搖頭，方濤道：

「不，我們來這裡最好別驚動了別人……」

阿諾一怔道：

「這爲什麼？我們都是生死兄弟……」

方濤瞥了小玉一眼，道：

「小玉的娘死了，她也受到攻殺，我們懷疑有人要置她於死地，所以才請關少主出來說話……」

阿諾想了想道：

「行，我請他出來。」

小玉低聲道：

「別告訴別人……」

阿諾嗯了一聲，偷偷的溜進宅子。

苗婆已準備好了碗筷，酒也酌滿了。

阿諾悄悄拉走了關山月，溜出了宅子，關山月已看見了小玉，他還來不及和小玉打招呼，方濤啞猴已擁上來和他抱在一起，只聽方濤大笑道：

「老兄弟，太久沒見了。」

關山月大笑道：

「三年了，那次大漠一別，想死我了，想不到才進中原，你這老小子就找上來了……」

啞猴大笑道：

「如果不是來會你，我兄弟也不會遇上玉姑娘……」

關山月拉著老方和猴子的手，道：

「進屋裡說，好兄弟都在那裡，今晚咱們可要好好喝一頓，先說好，不醉不歸，決不可臨陣脫逃！」

苦澀的一笑，方濤道：

「兄弟，不是我要掃你的興，我看今晚的酒是喝不成了，瞧瞧那幾棵樹上，不是有人在暗中做記號麼！」

果然村頭那兩棵槐楊樹上，有人刻上了一隻碩大的老鼠，這標記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只要進過大漠的人幾乎沒有不認識，鼠王的特有標誌，天下英雄看了這種標記而不閃避，只怕會惹上天大的麻煩，可惜，方濤和啞猴都不是怕麻煩的人，他們不但不怕麻煩，而還挺有興趣，猴子樂的哈哈大笑道：

「猴子捉老鼠眞好玩。」

關山月目光一寒，道：

「沖著我來的。」

方濤拍拍這位老友，道：

「兄弟，別擔心，咱們兄弟向來不惹事，惹事也不怕死，他們鼠窩裡的人不來便罷，來了，嘿嘿，他們除了送死之外還能有什麼更好的下場……」

關山月豪情大發道：

「兄弟，我怕遇事麼？」

他一眼看見小玉了，小玉病容消瘦，彷彿病情嚴重似的，關山月心神一震，伸手握著小玉的手道：

「妳怎麼啦？」

小玉只覺一股暖意從手心裡透了過來，萬千的委屈和難過縷縷絲絲的襲上心頭，她雙眸一合，一注淚水沿著腮頰滾落下來，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道：

「我娘死了……」

一震，關山月道：

「怎麼死的？」

小玉抽搐著泣道：

「給人燒死的……」

她慢條斯理的把她和幽幽夫人遇害之事娓娓道來，關山月聽了眉頭一皺，眼中噴射著憤怒之火，道：

「是誰下的毒手？」

方濤鼻子哼了一聲道：

「老查，獨眼，缺手韓全是你們塞外的漢子，他們和玉姑娘無怨無仇，決不會無端殺她，關

兄弟一路上我們全研究過了，這其中一定有鬼……」

關山月沉思片刻道：

「你懷疑有人故意殺她……」

點點頭，方濤道：

「咱們都是道上的老油子，任何情況落在我們眼裡，略略思慮一下就猜個八九不離十，兄弟，你兄弟裡一定有內奸！」

關山月搖頭道：

「不會，我兄弟都不是那種人……」

阿諾也搖頭道：

「不會，老杜、八通、睡仙都很可靠。」

方濤想了想道：

「據我觀察，你們能選中黑石村，也是因爲它的隱密性很高了事實人家已盯上你們了，兄弟，如果沒有線人，請問，鼠窩的人會這麼快就留了標記……」

一震，關山月道：

「是令人懷疑！」

方濤嘿嘿地道：

「兄弟，有人跟我們玩這個，我們也就跟他玩大的，你先回去喝你的酒，我和猴子暫時不露面，看看他們到底在玩啥玩意。」

關山月嗯了聲道：

「好，我也想知道誰是這裡的線人……」

小玉在關山月的扶持下走進了屋子，杜老三和睡仙一陣歡呼，他們又看見了這位可愛的小女人，八通和尚仔細多了，他從這少女的臉上似是已預感的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了，用一種關注的神色望著小玉……。

厨房裡的苗婆聽見外面的吵雜，但，她無法想像是誰來了，酒已溫好，菜也上桌了，苗婆一跨進屋裡，她看見了小玉，心底裡忽然一沉，她覺得自己被別人賣了，法王曾親口允諾把小玉的屍體送來，現在，小玉是來了，還是活生生的，她幾乎壓不住心中那股怒火，但表面上她必須要冷靜，因爲……。

她格格地道：

「是玉姑娘來了。」

小玉點頭苦笑道：

「苗姑娘，妳好。」

苗婆端起一碗酒來，道：

「我是苦命人，妳是大千金，玉姑娘咱們喝一杯！」

小玉搖頭道：

「謝啦，苗姑娘，我大病未癒，改天再陪妳……」

關山月淡淡地道：

「苗婆，別難爲她，玉姑娘眞的有病！」

苗婆的心裡彷彿是火口澆油一樣，只覺洶洶的醋火如刀子剜割著她的心一樣，她本來還以爲關山月對她有那麼一份情意，現在，他處處坦護著小玉，她知道情之一字，絲毫勉強不得，自己在人家心裡不過是……，

她識趣的擺下了酒杯，臉上掠過一條幽幽之色。

杜老三舉起碗來，道：

「來，苗姑娘，我們喝！」

苗婆一賭氣已出了屋外，望著滿天的繁星，她的臉變的好恐怖，凝望著深深的夜空，她恨的跺脚，道：

「要死大家一塊死……」

她的心胸本來就不寬濶，愛情沖昏了她的頭，原來的那份情感已化作了仇恨，她從胸懷裡拿出一根火嘴子，劃亮了向半空中拋去，她知道信號發出去了……。

那點火苗子正是死神的帖子，她知道那是唯一的解決方法，她願意和他們一塊死……。

十

杜老三的酒才在唇邊，苗婆已睹氣的跑出屋外，正在一楞間，身邊已聽見阿諾在低聲道：

「苗婆醋味很足！」

小玉羞紅了臉，推了推關山月道：

「去看看她……」

關山月和苗婆在大漠認識可不是一天了，他曉得她性子很烈，但，塞外兒女決不會爲這種事而翻目，他哈哈地道：

「她也許累了……」

阿諾却在這時將他那柄大刀扯出來了，他今夜出奇的靜，手裡拿著一條帕巾輕輕揩拭著刀双，對杜老三和睡仙的調鬧看也不看一眼，睡仙的眉頭一皺，道：

「阿諾，你這是幹什麼？」

阿諾滿臉殺氣的道：

「殺人！」

睡仙一怔道：

「別鬧了，今晚是咱們兄弟聚會的日子，誰還去玩打打殺殺的事兒，阿諾，別掃興，咱們來喝酒！」

阿諾冷聲道：

「我是滴酒不沾！」

杜老三怒吼道：

「他媽的，阿諾，這算什麼，我們兄弟爲了你重創復好才逼苗婆去弄幾個小菜來慶祝的，今夜你他媽的不喝酒，我們這幾個算什麼？」

阿諾鼻子裡哼地一聲道：

「死到臨頭，你們還有心情喝酒！」

關山月急忙道：

「阿諾，別胡說。」

但一靈敏的耳中，關山月已感覺出氣氛有點不對了，他似乎聽見了什麼，那雙鋒利的目刃倏地投落在窗外，而苗婆在這時正好踱了進來，苗婆一看方桌上酒碗依舊，居然沒有人動過酒碗，大聲道：

「怎麼？我辛苦了半夜，你們都不捧場……」

關山月凝神的道：

「苗婆，別說話，有人……」

是該有人了，苗婆心裡想自己的火嘴子放出那麼久了，如果還沒有人來，那才是活見他媽的鬼，除非神力法王不想幹掉這裡的眼中釘……。

八通站起來，道：

「有那個不開眼的朋友會找來這裡……」

杜老三怒聲道：

「妨碍大爺喝酒的人都該死，睡仙，咱們衝出去瞧瞧，看人是那方神聖居然敢惹上咱們兄弟……」

睡仙一移身道：

「好呀，誰怕誰！」

兩個都是急性子，一衝出門外，兩個人的身子急速的剎住了，他們看見三個裝束怪異的漢子就站在他們的大門口，睡仙倒吸口冷氣，沉聲道：

「朋友，這裡可不是你們亂闖的地方！」

站在最前面的是獨眼，他瞪著一隻獨眼龍厲聲道：

「我們找關山月！」

杜老三怒叱道：

「媽的，我們當家的可不是你這獨眼龍大呼小叫的，你識相就立刻讓，否則休性姓杜的劍下無情……」

獨眼叱道：

「你該死！」

他那隻獨眼凶光一閃，泛射出一股令人寒懼的冷煞，手裡的劍像蛇一樣的猛然砸向杜老三，別看他只是個獨眼，那身功夫還眞不俗，杜老三也是玩劍的，可是他手裡的寶双雖然也夠快了，還是給獨眼過的幾乎退回屋裡。

杜老三吼道：

「媽的，你還眞行！」

長双點出，化著七縷光星，那麼快速的飄出去，噔地一聲，站在獨眼旁邊的老查，神幻的擊出一指，一指敲在杜老三的肩上，老杜痛的一矮身子，悶哼了一聲，而獨眼已一劍削下。

睡仙叱道：

「你們敢。」

他手裡早已捏住一顆火葯丸子，一看杜老三挨了一指，心頭火起，順手甩了出去，缺手韓可不知道他是火器的大行家，驟見睡仙手裡黑光一閃，撩起劍來想將那顆火葯丸子拍落，只聽蓬然一聲大響，火星和濃煙隨之而起，缺手韓已慘叫一聲，人已翻落出去。

空中散落著燒焦的髮絲，缺手韓那張臉色血肉模糊，兩隻眼睛給火葯炸瞎了，他大叫道：

「我的眼睛……」

獨眼厲聲道：

「火葯！」

老查神色一冷，罵道：

「我操，你們他媽的還眞狠，居然是用這玩意，朋友，今夜我老查要不剁了你們，本大爺決不回去。」

睡仙大笑道：

「你也來一顆！」

他順手又扔出了一顆，老查和獨眼這次可有準備了，睡仙的火器甫自他手掌裡射出，兩個人已各自閃開，緊接著一聲大響，將路邊的小樹連根炸起！

驀地裡！

空中有人喝道：

「他媽的，關山月，你只會躲在屋子裡裝歪，讓這兩個熊玩意在這裡丟人現眼，嗯，有本事出來見見本法王，看看今夜誰能跑出本法王的手！」

關山月在屋裡大笑道：

「又是你這隻禿顱……」

隨著話聲，關山月已站在門口，而阿諾和八通和尚分立左右，而苗婆和小玉也跨出門來。

神力法王在楚戈和巴格魯的伴隨下，緩緩而神定氣閒的迎了過來，遠處還有李明、邵峯和雲飛鵬！

這仗陣不少，可全是頂尖的好手。

關山月冷眼一瞄，道：

「果然法王的眞名不虛，萬字幫和殺手門也淌了這渾水，看樣子今夜你們三方人手一定要將關山月置於死地不行了，那好，關山月全接了。」

法王大指一豎，道：

「豪氣，姓關的，你不愧是龍捲風……」

小玉神色蒼白，低聲道：

「關少主，那三個人便是追殺我的人……」

關山月目梢子一下子落在老查和獨眼的身上，缺手韓已瞎了眼，他不屑再看，老查和獨眼被關山月一瞪，心裡毛毛的，他們可熟的很，老查冷冷地道：

「姓關的，你不認識我……」

關山月大笑道：

「老查，你的運氣眞是不錯，幾乎都能死裡逃生，可惜今天你選錯了地方，姓關的今天保證，決不會讓你活著離開這裡！」

老查哼地一聲道：

「媽的，你少吹……」

關山月面色一寒，道：

「你可認識這位姑娘！」

老查心底一涼，道：

「認識怎麼樣？不認識又怎麼樣？」

關山月哼地一聲道：

「你是受誰之命殺她，嗯！」

老查大笑道：

「沒有人敢用這種口吻對我說話，姓關的，那丫頭是命大，要不是……」他一想自己說溜了嘴，底下的話急速的收了回去。

法王雙目如星瞪著小玉道：

「老查，你說這丫頭有塊綠玉令！」

點點頭，老查正色道：

「不錯。」

千里侯是小玉的父親，他和她朝夕相處過，却從沒有聽過綠玉令之事，他心裡早已不將小玉當成自己女兒，此刻一聽綠玉令之事，心裡也是詫異不已，這塊玉令事關重大，千里侯終於忍耐不住的道：

「小玉，你眞有綠玉令？」

小玉斬釘截鐵的道：

「有。」

千里侯震聲道：

「誰給妳的？」

小玉冷冷地道：

「我娘！」

千里侯一聽楞了，半響之後，忽然跺起脚來，他彷彿十分後悔的神色，小玉眸子淚水一湧，顫道：

「娘死了……」

千里侯一呆，道：

「死了？怎麼死的？」

小玉指著老查怒聲道：

「他們殺了娘……」

千里侯霍然色變，怒道：

「他們……他們是爲什麼？嗯。」

他一瞪眼，望著神力法王，大聲吼道：

「法王，這是怎麼回事？」

神力法王鼻子裡哼地一聲，冷冷地道：

「千里侯，本法王自有不得不殺她的原因，據本法王所知，幽幽夫人和你早已恩斷情絕，你要替她申怨，只怕師出無名了。」

千里侯一呆道：

「我們總是夫妻一場……」

神力法王嘿嘿地道：

「你暫時先別問這件事，咱們今夜主要的目地還是對付姓關的，如果你殺手門壞了本法王今夜之事，嘿嘿，本法王保證要你滅絕殺手門所有的弟子……」

千里侯心神一顫，神力法王的話自有一番威信，他也知道憑殺手門這點微末之力，決難和其抗衡，他恨關山月入骨，即使自己想爲幽幽夫人報仇，也決不可選在今夜，腦中意念留閃，他沉思道：

「我只請法王還我殺手門一個公道。」

法王嗯了一聲道：

「行，那要處理了姓關的再說。」

千里侯尚未答話，雲飛鵬突然躍了出來，他先瞄了小玉一眼，只見小玉面容蒼白，雖然也望著他，却是不理不采，雲飛鵬再瞪著關山月，冷冷地道：

「我要單獨挑他。」

千里侯一呆道：

「飛鵬，你瘋了。」

雲飛鵬大聲道：

「我這仗是爲小玉而鬥，不管是輸是贏，這一仗都必須要鬥，有我就沒有姓關的，有姓關的就沒有我，大丈夫爲情而死也是值得的……」他瞪了關山月一眼道：

「你過來。」

小玉怒聲道：

「飛鵬，你這是何苦，我老實告訴你，打從心眼裡，我就沒你這個人，我們只是師兄妹，若論嫁娶，那太遠了，我爹糊塗，你不該再糊塗……」

雲飛鵬一呆道：

「妳不愛我……」

小玉面色蒼白，搖搖頭道：

「不愛……」

雲飛鵬仰天一聲大笑道：

「我終於明白了，原來你根本不愛我，小玉，我雲飛鵬眞沒想到會給妳玩了這麼多年，我眞傻，我還以爲妳喜歡我呢……」

小玉黯然的道：

「其實我早想告訴你，你始終不給我機會。」

雲飛鵬厲聲道：

「別說了，小玉，我恨妳。」

小玉長嘆一聲道：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感情決不可能有分絲勉強……」

雲飛鵬長劍一指，吼道：

「我要殺了他……」

他恍如受了莫大的刺激似的，大吼一聲，揮舞著長劍向關山月衝來，關山月還沒準備出手，阿諾如一頭惡虎樣的衝了出去，一刀向雲飛鵬砍去，阿諾的刀法自成一派，這一刀下去，殊出雲飛鵬的意外，劍刀相擊下，雲飛鵬居然被阿諾給劈翻在地上，他的虎口已被長刀震裂，恨的在地上一跺脚吼道：

「我發誓，此仇必報。」

爬了起來，瞪了阿諾和關山月一眼，連千里侯也不理了，躍起身來拔足狂奔而去，誰也不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千里侯跟在後面直喊他……。

法王怒聲道：

「丟人。」

阿諾指著神力法王怒道：

「禿子，你還記得把我打成重傷麼？我阿諾從來就不怕死，你有種和我阿諾再拚一次……」

神力法王冷笑道：

「本法王今天要你們沒有一個能活著離開這裡……」

關山月不屑的道：

「法王，風大了會閃了舌頭，算算你們這幾塊料，能佔多少便宜，如果我料的不錯，今夜損傷最慘的還是你，我不會再給你有活命的機會。」

法王大笑道：

「好，姓關的，本法王就再和你鬥一次，咱們還是一對一，看看誰先完蛋大吉，李明、千里侯負責追殺他的兄弟，今夜如果放走一個，我們今後就別在道上混了。」

李明大笑道：

「好呀，法王，就這麼辦！」

堂堂萬字幫之王居然甘屈人下，他向邵峯一施眼色兩個人的動作很快，斗然地向這裡逼來，阿諾的刀一斜，刷地劈出一刀，吼道：

「有種你們來。」

八通雙掌一合道：

「兄弟，別客氣，殺一個算一個……」

楚戈和巴格魯也衝上來了，他們顯然想以人多取勝，杜老三和睡仙也迎上前去，這可給了老查和獨眼的機會，他倆悄悄的向前移近。

小玉瞪著老查怒聲道：

「你，還我娘命來。」

小玉雖然負傷頗重，但想起母親慘死，親仇不共戴天，她顧不得自己能否格殺老查和獨眼，手裡捏了劍，迎著兩人衝去。

驀地裡！

黑暗中有人冷笑道：

「眞不要臉，想多取勝。」

神力法王的反應是何等快速，猛地一個大旋身，目梢子已落在方濤和啞猴的身上，他心中惊疑，道：

「你倆是誰？居然敢管本法王的事。」

方濤鼻子裡重重一哼，道：

「野蠻之徒，在中原道上也想稱雄……」

李明心裡惊疑，道：

「方兄，你又何必淌這渾水。」

方濤不屑的道：

「李明萬字幫雖不是什麼好東西，也是名列之大幫之一，你他媽的居然敢跟我兄弟過不去，告訴你，從今以後，萬字幫只要碰上我，那就是你們倒大霉的時候！」

李明嘿嘿地道：

「誰是你兄弟？」

方濤大笑道：

「關山月，我們可是多年的老兄弟。」

邵峯怒吼道：

「兄弟又怎麼樣，惹了萬字幫誰都是一樣。」

啞猴呸地一聲道：

「那就來吧！」

這隻猴子在道上是有名的火爆浪子，他不喜歡多說，一上手就要殺人，邵峯的話剛落，猴子的刀已快速的切了過來，邵峯雖居萬字幫的二當頭，但，功夫方面就差太多了，猴子那一刀還眞準，刷地將邵峯一刀逼退了七八步，而猴子的刀如連綿的驟雨似的，一刀接一刀把邵峯追的滿地繞圈子。

李明看的心裡大寒道：

「千里侯，上。」

他可知道這兩個江湖怪客中最難纏的要算方濤了，爲了要穩操勝算，李明故意扯上千里侯，這正是李明厲害的地方，此刻雙方人手都差不多，他還眞怕千里侯爲了幽幽夫人之事而倒戈，只要千里侯動上了手，他就無法後悔今天之事，過了今天，千里侯如何？那就不關李明之事了，千里侯還在惊疑該怎麼處理今夜之事，李明已挑上他了，他可以得罪李明，但決不願意和神力法王反目，正在忖思間，李明已將他拖進去了。

方濤的劍早已拔出，他迎著李明大笑道：

「誰上都一樣，今天你們別想走掉一個。」

方濤在中原道上獨樹一幟，其功夫自有一套，他善戰猷善拚，與人動起手來，除了拚命決無妥協之想，劍一拔出來，凜凜的殺氣就如同幕網般的向對方罩去，縷縷劍影片片洒洒的對著李明和千里侯猛攻。

千里侯長嘆一聲道：

「罷了。」

他知道環境逼人，此刻自己心裡雖有萬千憤恨，決不可在此時和神力法王反目，他知道和神力法王反目的後果，將會使殺手門一振不起，而更可怕的，自己是豬八戒照鏡子兩邊不是人，他的右掌迅快的撩起來，迎著方濤攻來的劍勢，和李明已連上手了，兩個人都是道上的狠角色，方濤雖有亡命之勇，要一下子收拾點這兩個人，那就不是一下子能辦到的……。

雙方人手俱動上手了，黑石村如臨末日般的驚恐，全村數十戶人家俱躲在自己屋子裡，沒有人敢伸個頭偷看一眼，唯恐波及自己，而殺伐在這小村子裡的的確確是頭一遭，對這些老實村婦村夫來說，這是一次厲怖的經歷。

要說全場唯一尚未動手的就是神力法王和關山月了，兩個人互相凝視著，對於耳邊身邊的激鬥，根本視之無睹，他倆都知道今夜不但是一次生死之博，也是榮譽和名聲之鬥，因爲兩個人同時是來自大漠的兩大高手，在大漠都有著日隆的至高聲望，誰要毀了，都關係今後在大漠的地位和威信，法王只想殺死眼前這個令他寒懼的年青人，而關山月更要除去大漠黑道的這個梟雄。

大禪杖重重地在地面上一挫，震的地上一陣顫動，而關山月的天龍斬又握在手中，雙方全神都貫注在對方的目刃上，希望能在對方的目刃裡看出下一步所要採取的攻勢是什麼？

兩人都是超級高手，動手的態勢和架式自是不同，誰也不想給對方有任何機會可乘，任何機會都是以讓對方致命，高手交手的不同就是那麼玄妙，一招即判生死……。

恰在這時，那個心裡充滿矛盾和痛苦的苗婆向這裡移來了，雖然她恨關山月移情別戀，她恨自己失落了盼望已久的戀情，但，內心裡她也不希望關山月眞正被法王殺死，她知道關山月死了，那也不會活的很好。

苗婆手裡捏了汗，她已站在關山月身邊的不遠處，恰在這時，她看見小玉披散著長髮，也在偷偷凝視著這邊，眼裡那份關注有著一邊情網般那麼深切和火辣，苗婆心裡劇烈的顫悚了，她牙恨的直抖，暗忖道：

「有她就不會有我……」

她看清了目前的形態和結果，這女人已全部掌握了感情的優勢和勝算，關山月決不會再青采自己了，因爲遇個女人實在強過自己太多，小玉溫柔，而自己粗曠，兩者相比，男人大多喜歡溫

柔的女人。

殺了她！

這是苗婆唯一的念頭，愛恨交織下，苗婆的想法愈來愈可怕了，她又瞄了關山月一眼，而關山月彷彿根本不知道她就在他的身邊一樣，連僅有的一瞥都不肯看她一下，苗婆的心像被搗碎了一樣，痛苦的嗯了一下，她忽然大叫一聲道：

「關山月！」

關山月的耳邊驀然聽見苗婆這聲悽厲的大叫，心裡似被抽緊緊一樣，目梢子也只不過是那麼略略一瞄，就這麼一瞄之際，神力法王已觀準了關山月這唯一鬆懈的機會，大禪杖已如影隨形的揮了過來，法王在這禪杖上下過很深的功夫，這一出手風聲如雷，那快利的攻擊的確令關山月有種被壓迫的感覺。

關山月大叫道：

「苗婆，讓開！」

他怕苗婆受到大禪杖的波及，大叫一聲，天龍斬已旋轉飄出，而那軟劍也跟著刺了過去，兩個人的攻勢都是快中之快，剎那間已交攻在一起。

眨眼間，兩人已交換了四五十招。

只見人影翻飛，劍杖交擊，那逼人的攻勢使動手的人都感覺到他們的威裂，不自覺的有人停下了手，因爲他們看到了眞正交手的博鬥，也許這是他們生平僅見的一次，小玉已顧不得追殺老查，竟自動的退開了……。

她緊張的站在遠處緊緊盯著場中！

而苗婆却盯著小玉，激鬥的兩人似已引不起她的注意，她眼裡通紅，只覺小玉是她的最大障碍，如果能掃除了眼前的這層障碍，她相信關山月會假以辭色。

她向小玉移去。

小玉也看見她了，低聲道：

「苗姑娘，我怕……」

苗婆臉上一抹冷笑，道：

「怕什麼？誰死了都一樣！」

小玉並沒有注意到苗婆臉上那絲可怖的神情，苗婆的話雖然使她大感訝異，但，此刻她根本無暇注意苗婆的神色，只是緊張的道：

「希望他能對付得了法王！」

苗婆眼裡透著可怕的殺氣，道：

「我要讓他後悔一輩子。」

小玉一怔道：

「妳說什麼？」

苗婆厲笑道：

「我要妳死！」

小玉彷彿沒聽清楚一樣，又問道：

「妳說什麼？」

苗婆大笑道：

「我們兩個人中間必須有一個人要死……」

小玉這次聽清楚了，她一回頭道：

「苗姑娘，妳怎麼啦？」

苗婆恨聲道：

「我恨妳……」

小玉大惊道：

「苗姑娘，這是怎麼一回事！」

苗婆怒聲道：

「小玉，因爲有妳，我失去了關山月，因爲妳，使我多年的情感破滅，我恨妳，小玉，我決不能讓妳活下去，因爲我輸不起，妳也是女人，應知道我們女人對情感的執著……」

苗婆那番話字字句句敲進小玉的心坎裡，她有如大夢初醒似的，一下子明瞭了許許多多的事情，啊地一聲，詫然的道：

「妳也喜歡他……」

苗婆哼了一聲道：

「多年以前我就愛上他了，來了中原後，他變了，那是因爲妳而變，小玉，我無法失去他，因爲沒有他我會死，所以，我要妳先死……」

小玉大聲道：

「妳瘋了，關……會傷心的！」

苗婆呸地一聲道：

「我更傷心，誰曉得我的心整個都碎了……」

她亡命的撲向小玉，小玉那會想到苗婆眞的會向她下手，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小玉已讓苗婆捏住了脖子，苗婆像個厲鬼似的那麼恐怖，咬牙切齒的吼道：

「我要妳死……」

小玉喘呼道：

「放手——」

苗婆的手愈來愈緊，小玉的臉色開始蒼白，呼吸也愈來愈急促，她想掙開苗婆那雙手，可是她却連一點力氣也沒有，她開始軟了，她知道死神離她愈來愈近了。

全場都被法王和關山月那場博鬥所吸引了，沒有注意這兩個女人的拚鬥和掙扎，因爲他們誰也不會想到，小玉和苗婆會爲了關山月而拚命，殊不知可憐的小玉已向死神靠近，她眼珠子已開始翻白眼，雙手也開始下垂。

那是窒息前的臨死掙扎……。

突然！

場中一聲大叫，法王的紅袍如貫足了氣似的隆隆而起，人似一隻大鷹盤旋在半空，那大禪杖以下壓之式向關山月的身上逼去。

關山月的劍已迎上，而天龍斬更如空際閃過的流星迅烈的奔向法王的雙足，那激烈的殺戮，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而誰又管小玉的生死呢！

叮噹一聲大響！

兩個人身子倏然而分，關山月的髮絲已根根豎起，臉已脹的通紅，而神力法王已向一邊墜去，那旋飛的天龍斬已穿過他的衣袍而旋空轉起，飄向另一方！

而關山月的劍又進去！

鮮血已自空中洒起，向地上滴落！

有人受了傷，否則那些鮮血是如何滴下來的……。

小玉已看見死神向她召喚，她已絕望了……。

十一

片片血滴如雨般的灑落，而神力法王人尚在半空中，誰都看出來，天龍斬已透過他的紅色大袍裏落下來的，顯然這個不可一世的大和尚已重創在關山月的天龍斬下，至於他傷的如何？別人根本無法看出來，因爲他飄落的身子依然是那麼瀟灑和穩當，雖然鮮血是從他下半身子的袍衣裏透出來，到底傷在何處？還是無法看出來。

獨眼露出那隻獨具的凶烈眼神，問道：

「法王，傷著了……」

神力法王嘿嘿的道：

「那點皮毛又算什麼？」

嘴裏硬的像毛坑裏的臭石頭，他的大禪杖依舊能舉起來，而更鏗鏘有力，這份善戰的精神連與他敵對的關山月都不禁暗自喝采，獨眼和老查屏住了氣，暗自悄悄向他移去，似乎要配合法王的攻勢給關山月一個强擊。

方濤和啞猴早已看出老查和獨眼的心意，兩人已暗自盯住了這兩個惡劣的高手，他們只等獨眼和老查展動身形，立刻給關山月適時的援手。

阿諾的刀也舉了起來，他怕自己主子吃這些人的暗虧，拼命要護住關山月，李明和千里侯卻始終沒有說話，只是冷眼的望著場子裏，畢竟他們和神力法王的交情只建立在互相利用的關係上，法王受了傷對他們來說，並無太大的痛癢，他們只關心神力法王能否再度擊殺關山月，畢竟關山月是他們萬字幫和殺手門的共同仇人……

楚戈、巴格魯、邵峯依然和杜老三、睡仙和八通對峙著，場面上眞是有些微妙，各具心思的互相在轉動念頭，但，誰也不願意將自己的想法說出來……

全部的眼光幾乎全投落在神力法王和關山月的身上，誰也沒留意苗婆和小玉那邊的情形，小玉已瀕臨滅絕的地步，她連聲音都發不出來了，那雙大眼睛已開始翻白眼了，苗婆眞瘋狂了，她決定置小玉於死地，決不給她有再活著的機會，她要捏死她……

苗婆跨在小玉身上，眼裏噴著赤烈的醋火，決然無情的緊縮著五指，小玉口裏吐出了白沫，她身子開始軟了，她知道自己逃不出苗婆的毒手，眼睛索性閉起來，耳邊傳來沉濁的呼吸聲，那是神力法王和關山月對峙所產生的混濁呼吸聲，想到關山月，小玉忽然又不甘心這樣死在苗婆手裏，她必須要揭露這女人的狠毒心腸，不然，關山月還會把這女人奉爲紅粉知己呢，小玉腦海裏在垂死之前靈光那麼一閃，一股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從那裏來的力氣驀然間從丹田中散發出來，她

的雙手砰地一出將苗婆推開了，苗婆哇地一聲，人已栽倒地上。

小玉呼地深喘了一口大氣，她想從地上站了起來，但，那虛脫的身子已不聽使喚，人才站立起來，又搖搖欲墜，苗婆不會甘心就這樣罷手，從腰裏猛地抽出那柄隨著她已有十八年的匕首，瞪著一雙凶烈的目光，叱道：

「妳別想活——」

「爲什麼？爲什麼妳要殺我？」

苗婆猙獰的笑道：

「因爲妳不該愛上他，愛上他的人都要死……」

恍然之間，小玉明白了一切，她想通了其中的道理，老查、獨眼和缺手韓的追殺，必定與這個女人有或多或少的關連，小玉顫聲道：

「妳也那麼愛他？」

苗婆眼裏滲出了淚水，悽然的道：

「他是我心裏的英雄、偶像，從我第一次遇上他，我就愛上他了，妳和他才多少時間，就把他完全佔有了，小玉，我不服，也難平，要我放棄他，除非是我死了……」

她聲色俱厲，手裏的匕首在小玉眼前幌動，小玉臉色蒼白，只覺感情實在太微妙了，她同情苗婆的遭遇，卻不同意她的做法，小玉嘆聲道：

「苗婆，妳這樣會傷了他的心——」

苗婆厲聲道：

「他又何嘗不傷我的心，小玉，妳可知道只見新人笑，不見舊人哭的情堪，我苗婆的愛恨是極端的，要愛就愛的眞，要恨就恨到底，妳是我最恨的人，沒有妳，他不會移情，沒有妳，他不會漠視我的存在，殺了妳，解了我的恨，也保護了我的愛，小玉，妳留不得……」

小玉冷笑道：

「他愛妳麼！」

苗婆聞言一呆，沒有想到小玉突然有此一問，她想了想，心裏更加懷恨不已，匕首猛地向小玉戮來，道：

「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愛他……」

她此時神智已混亂了，眼裏除了噴射著那股子恨之外，已失去原有的清澈和善良，小玉居然被她的滿臉怨氣震懾住了，慌亂的居然不知道閃避，匕首已刺了過來，小玉的腰是扭了一下，但，還是有股刺痛傳來，小玉哇地一聲，人已栽向一邊——

此刻全場的目光俱凝視在關山月和神力法王身上，四處靜的連針落地都幾乎可聞，而小玉這

一慘叫，自是有人目梢子投向了這邊，而最令人顫動心弦的定是關山月，他只覺有股鑽心的苦痛湧進心中，不覺的輕轉向小玉那邊，僅僅是一瞬間，神力法王已抓準了這稍縱即逝的唯一機會，大喝一聲，人與禪杖同時撲落——

關山月的心稍爲鬆馳了這麼一瞬間，法王的攻勢已經展開，他沒有猶疑的即速劈出自己的劍，而天龍斬更是凌厲的斜著裏飄過去，雙方都是以快制快，兩道急速的人影　站即逝的又交錯在一起——

八通和尚强忍那股子緊張之氣氛，哇地衝向小玉，一脚踢開苗婆，怒吼道：

「苗婆，妳瘋了！」

苗婆刺了小玉一刀，正要再刺出第二刀，八通和尚那一脚已踹在他身上，她哇地滾在一邊，八通已將小玉扶起，鮮血從小玉的背上湧出來，八通此刻那顧得男女之嫌已速點小玉三處穴道，先將池湧的血止住了。

苗婆怒聲道：

「八通，本姑娘的事不要你管——」

八通和尚合十道：

「苗姑娘，天大的事也要等關少主這一仗有了結果之後再說。」

苗婆怒叱道：

「不行，這女人非死不可。」

八通怒聲道：

「妳眞是不可理喻！」

他速將小玉扶到一棵樹下，掏出了止血療傷的藥給小玉服下，小玉在痛苦中看見苗婆握著匕首走了過來，八通的雙掌已經舉起，冷冷地道：

「苗姑娘要殺玉姑娘，那就先殺了我……」

苗婆恨聲道：

「你當我不敢！」

雖然恨火無邊，如蛇蠍啃嚙著她一樣，但，她很清楚八通那身不俗的功夫，憑苗婆一人之力決然不是八通的對手，只有楞楞的僵立在那裏。

砰然一聲大響——

空中降落著關山月和神力法王的身影，神力法王已是衣袍凌亂，血跡斑斑而落，而關山月的左肩也給法王的禪杖碰了一下，使他痛得眉頭直皺，半隻臂膀已抬不起來，他知道這一仗雙方都沒有佔著便宜——

法王喘聲道：

「本法王太低估你了。」

淡淡一笑，關山月道：

「那裏，你若能洗心革面，不愧是一流高手。」

老查的眉頭一轉，道：

「姓關的，我來會會你。」

方濤呸地一聲道：

「他媽的，打落水狗……」

大鐵劍那麼空中一橫，果然擋住了老查的前進，但，關山月似乎是胸有成竹，他僅僅是一抿嘴唇，冷聲道：

「讓他來。」

方濤一怔道：

「兄弟，你已累了，還有個番驢在盯著你呢……」

關山月不看的一笑道：

「他還能動麼？我不信他還有那個能力……」

話聲一落，神力法王人已搖幌了一下，他這一幌，頓時使楚戈和巴格魯一震，他們跟隨了法王多年，從沒有看過他有這一種情形，仔細一瞧，只見神力法王脚底下，有一灘鮮紅的血，他們在確定之下，才發覺法王果然是受了重傷，楚戈急聲道：

「法王，咱們退——」

神力法王苦澀地道：

「我們還有什麼地方可退……」

他想到自己一世英名，居然毀在關山月手中，心裏一片淒然，只覺自己無顏再回大漠野地，更讓他難過的是自己根本無法將這項使命回覆鼠王，那個鼠王的手段他清楚得連閉上眼睛都會駭怕，鼠王不會輕易的放過他……

楚戈也淒然地道：

「怎麼辦？」

李明立刻拱手道：

「法王，萬字兄弟歡迎你。」

法王苦笑道：

「謝啦！」

獨眼嘿嘿地道：

「法王，別緊張，我們兄弟……」

關山月大笑道：

「你們兄弟有個屁用——」

這話太傷人了，獨眼和老查雙雙瞪著關山月，從他們那熾烈的眼神裏，看出他們的怨憤和不滿，獨眼呸地一聲，一劍揮了過來，道：

「有用沒用看劍再說。」

關山月神色一凜，怒道：

「慢著——」

獨眼厲聲道：

「幹嘛！你也會怕——」

關山月長吸口氣，道：

「殺你倆之前，有句話我非先問清楚不可，老查、獨眼，你倆如果眞認爲自己是條漢子，那就實話實說，否則，你們連個雜碎都不如……」

老查嗯了一聲，冷冷地道：

「在你這樣的對手面前，我老查決不會說半句假話，有話你問，有屁快放，老查不會令你失望——」

關山月正色道：

「告訴我，是誰叫你們殺玉姑娘……」

老查和獨眼一震，他倆雖然聰明絕世，卻沒想到關山月會問這個問題，獨眼的獨眼裏有種畏懼之色，而老查只不過斜睨了神力法王一眼，咬牙道：

「是……」

那知他的話還沒有從嘴唇裏吐露出來，苗婆已披散著那一蓬凌亂的髮絲，朝關山月衝過來，臉上掛著一串晶瑩的淚水，悽悽的大吼一聲——

關山月一怔道：

「苗婆，妳這是幹什麼？」

苗婆大聲道：

「你不是要知道老查和獨眼爲什麼要殺小玉麼，問他們幹什麼？問我好了，你想知道什麼？我通通告訴你。」

苗婆這種出奇的舉動反而把關山月給弄愣了，他想不通苗婆和這件事有何關連，可是從苗婆

的口吻和舉動上，他知道這女人惹上了禍，關山月只覺心裏一陣刺痛，他可以承受任何人的不仁不義，但卻無法接受苗婆的不義，在他心裏，苗婆是他的妹妹，妹妹居然出賣自己的哥哥，關山月修養再好，也難以接受這種事實。

他忍著心裏的怒火，道：

「妳跟這件事有關……」

苗婆哼了一聲道：

「是我叫他們殺小玉的……」

關山月一震道：

「爲什麼？」

苗婆悽厲的道：

「你不明白麼？爲了愛……」

關山月心底一涼，道：

「苗婆，妳沒弄錯吧，至始至終，我們是兄妹間的相處，妳應該很明白，感情是不能有絲毫勉强的——」

苗婆揚首道：

「我不管，我愛你就不容許別人再愛你，本來我們是相安無事的，自從她出現後，一切都變了，我變的孤獨，你變的離我更遠……」

關山月一咬牙道：

「退下，我不想再聽了。」

苗婆大笑道：

「殺了我呀，我也是凶手之一……」

阿諾大聲道：

「苗姑娘退下，這不是胡鬧的時候——」

苗婆看了阿諾和林老三一眼，大聲又道：

「別講情面了，你們也在老娘的算計之列，今天你們是運氣好，沒有喝完那頓酒，否則，你們通通要躁在老娘的脚下……」

那知阿諾忽然一陣大笑道：

「苗姑娘，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玉姑娘一出事，方濤方大哥就想到其中必有緣由了，妳不妨仔細想想看，那頓酒菜又有人喝了多少，吃了多少，我們也不過是稍稍沾沾唇而差，妳那套詭計只怕是很難得逞了！」

苗婆的臉色剎那間蒼白了，她只覺手心淌汗，脚底透涼，人家早就起了疑心，而自己尚在沾沾自喜，她顫聲道：

「連關少主也知道了。」

關山月淡淡地道：

「我只知道鼠窩裏的朋友在我們兄弟中按了內線，決沒想到會是妳，可惜，妳操之過急，如果妳沉的住氣，以我們之間的交情，妳一定會達到目的……」

獨眼冷冷地道：

「姑娘反正已翻了，何須跟這種人嚕嗦，殺了他，我保證妳心裏會舒服多了……」

苗婆瞪了獨眼一眼，叱道：

「要你管——」

獨眼正覺得自己說得很得體，誰知這女人不但不領情，反而給自己難看，他火氣相當大，正要發作，關山月已指著他，道：

「你實在太壞了，我本來只想給你一點教訓，讓你知道一點做人的道理，現在看來，你除了一死已沒有別的路可選擇，獨眼，納命吧！」

獨眼看了老查一眼道：

「兄弟，剁了他！」

他和老查都是深具凶性之徒，雖然他們知道關山月功力頗高，但，以他們在大野的武林地位，決不會輕易向人低頭，他們不信邪，兩個各通心意，兩柄劍根本不給關山月有喘息的機會，自兩個不同的方位劈去。

關山月目中冷光一閃，那佇立的身子幽靈般的躍起來，飄過兩道劍影之外，手中的劍快速推去，而天龍斬快速挾著風嘯飄去。

那急速的變招身法使全場的人都震懾住了。

方濤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和啞猴本來要接下這兩個壞東西，但，關山月在動手之前已向他們施了眼色，他知道關山月爲了小玉要親手處置這兩個人，方濤也想見識見識關山月的眞正功夫，他要看看獨眼和老查會得到什麼樣的報應。

那知方濤的意念在腦海裏不過是一閃而沒，獨眼的半邊臉已給天龍斬橫著削了下來，那厲灑的血肉如切開的豬肚子般殷紅悚目，一大片幌動的肉在臉頰上顫動，獨眼在慘叫在悲吼，他果然凶狠的令人悸懼，握著手裏的劍還是衝了過來。

但，關山月的目梢子連看也不看他一眼，手裏的劍奇幻而玄妙的戮進老查的胸口，老查窮極一生研究劍術，也自認是劍道至聖，卻決沒有碰上這樣速度的快劍，他認爲至少可以抵擋這致命

的一擊，可是他出手快，別人更快，總是差那麼半截的鋒刃，哇然一聲慘叫，冷劍已進了胸口—血從劍洞裏湧出來，老查蹬蹬的退了三步，他扔了劍，用大拇指捂住那個劍口子，顫聲道：

「關山月，告訴我……」

關山月冷冷地道：

「你想知道什麼？」

老查身子顫了顫，喘聲道：

「我……明明封住了……你的劍，爲什麼？爲什麼？你的劍……還是……刺進了我胸口……」

關山月淡淡地道：

「那是速度，幻覺中的速度——」

一怔，老查的大眼睛睜得像兩隻銅玲，顫道：

「速度……幻覺中的速度……」

「速度」老查懂，幻覺中的速度，就不是老查一時所能理解的，但，他是深熟劍道中的精髓，略略一點就能想透其中的道理，老查哇地一聲大叫，他終於想通了，這道理就跟水面上看魚一樣，頭一眼會覺得距離很近，當捕者去撈捕之時那種速度和距離就非一般人能理解了，可惜老查想通這個道理的同時，他的生命已幾近結束了，他的雙目在幻化般的散失著那層光暈，顫顫抖抖的向後倒去，鮮血忽然自劍口裏一冒，人已躺在地上。

嘎然聲中，天龍斬又回到關山月的手裏，獨眼狂噴鮮血下也撲倒在地上，關山月殺人的手法太特殊了，旋轉的天龍斬彷彿長了眼睛似的，在削掉獨眼半邊臉後，它又在觸擊聲中徒然的又竄了過來，可惜，獨眼連看清楚怎麼一回事都沒有，那隻天龍斬已切進他的喉管中，他連吭都不吭一聲，一顆頭顱已掉了下來。

殺人如殺雞，是此刻的形容。

殺老查，斬獨眼，也不過是三招兩式，但看在李明和千里侯眼裏，那眞是驚心動魄，他倆眞是領袖一方的霸子，可是他們在人家眼裏只怕連個跟班的都不如。

關山月淡淡地道：

「小玉，殺妳的人已得到報應……」

小玉合掌道：

「謝謝你，我娘在天之靈可以安慰了……」

千里侯是個見風轉舵的老狐狸，此刻，他猛地感覺到要與關山月爲敵，是何等不智之舉，女兒小玉既然愛上人家，自己爲何不順水推舟，如果能和關山月連成一氣，自己也不必對萬字幫的李明那麼低聲下氣了。

一念至此，千里侯立刻道：

「玉兒，跟爹回去吧！」

小玉眼神裏閃過一層淚影，道：

「爹，你是跟我說話。」

千里侯呵呵地道：

「爹不是跟妳說話難道還有別人可說麼？」

小玉淒然的道：

「爹，太晚了。」

千里侯一怔道：

「太晚了，小玉，這是什麼意思？」

小玉泣聲道：

「爹，娘是不是你妻子？」

千里侯面色一黯，道：

「是呀。」

小玉大聲道：

「既是你老婆，殺老查，剁獨眼，都應該是你的事情，丈夫替妻子報仇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你，居然還和那些惡徒聯手一氣，爹，你對不起娘，也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我不會和你一塊兒回去，我要永遠伴著娘……」

千里侯在衆人面前被小玉一陣搶白，只覺老臉有點掛不住，可是小玉說的句句有理，又找不出適當的話加以反駁，心裏一氣，只有大聲道：

「別忘了，我是你爹——」

小玉冷冷地道：

「我知道，有機會我會報答你的恩情……」

這一切情形看在李明眼裏，一眼就瞧出千里侯的心意，李明暗中冷笑一聲，不屑地道：

「老兄，現在說這些不嫌太晚了……」

千里侯憤怒的一跺脚，一眼已看見神力法王的手在動，他從懷裏掏出一隻銅製長盒，楚戈和巴格魯看在眼裏，心裏俱是一震，那個銅盒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他倆心裏比誰都明白，那是鼠王的符令，這道令符只要一發出來，天底下鼠窩兄弟都要追殺過來，他們會爲了這道命令而拼命，不過，鼠王令除了鼠王本身無限制的使用外，鼠窩裏的兄弟絕不可隨便使出，因爲令出人亡，這是鼠窩裏規矩，這道符令就跟雄蜂一樣，一生只能交配一次，交配完了，自然會死，神力法王

要放施鼠王令，顯然，他已抱必死之心了。

楚戈驚聲道：

「法王——」

神力法王慘聲道：

「唯有置死地而後生才能不被逐出鼠譜之外，你們跟了我這許多年又不是不知道本法王的脾氣，如其敗死不如戰死，本法王並不在乎生死……」

關山月大笑道：

「法王，你還想一搏——」

神力法王堅定地道：

「殺不了你，本法王已無顏再回大野，當初我在鼠王之前曾立下重誓，如果不提著你的人頭，決不踏進大漠一步，言已至此，我不拼還有活路麼？」

關山月冷冷地道：

「這一拼會拼掉太多的人命——」

神力法王大笑道：

「只要能宰了你，鼠窩兄弟那會在乎犧牲多少，關山月，關山月，你也太小看咱們鼠王的法力了！」

隨著話聲，神力法王已放開了手裏的銅盒，大夥只聞見一股異香隨風而飄，盒中一隻金色的老鼠忽然吱地一聲跳了出來，這隻怪異的金鼠雙目雖小，卻是紅色，眼裏射出一股邪惡之色，雙目一瞬不瞬地盯著關山月，這就是名傳大漠的鼠王金令——

方濤全身一顫道：

「兄弟，眞怪，他居然有種怪異……」

阿諾呸地一聲道：

「他媽的，一隻老鼠也想作怪……」

那隻金鼠彷彿能聽得懂人語似的，居然惡狠狠的瞪了阿諾一眼，阿諾想不到這隻死老鼠這麼邪氣，長刀一揮，那隻金鼠吱地一聲，朝外竄去，但所行之處，那股異香愈來愈濃——

神力法王冷冷地道：

「關山月，鼠王令已發出去了，從今而後，鼠窩裏的兄弟會如影隨形的日日夜夜盯著你們，非將你們全部啃死而不休……」

阿諾大笑道：

「殺了你後，再殺那些不怕死的東西……」

驀地裏——

半空中響起一聲冷笑——

隨著這一聲冷笑，只見一道人影像隻兀鷹似的向著這裏撲落，這個人長的頭呈三角，嘴又尖的如猴唇，那副怪樣子看的令人發毛，楚戈和巴格魯同聲道：

「大右使——」

大右使在鼠輩圈子裏所代表的意義，除了鼠窩裏的兄弟知道外，關山月久居大漠，也是風聞已久，傳說鼠王身邊有兩個高手，分立左右，而謂大右使、大左使，尋常鼠王有任何命令要行達之時，只要派出使者便能達成使命，左右兩使很少親自出馬，這個人尖腮如猴，目呈三角，正如傳言中大漠第一殺手殺無赦的德性一般無二，關山月心頭暗自震驚，決想不到殺無赦會是鼠王座下的大右使，他朗朗的星目射閃著一片寒光，道：

「看你這副德性，想必是殺無赦了！」

那漢子裂著弧形頗大的尖嘴，笑道：

「你不愧是龍捲風，一眼便能看出我來，不錯，殺無赦便是在下，老實說，關山月，我實在不願意碰見你這樣的對手，因爲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但，神力法王發出鼠王令，我再裝蒜，會損了鼠王的威儀。其實，神力法王和你約在這裏，我早就知道了，本來不想插手，希望法王一個人料理你，可惜，神力法王讓這些兄弟太失望了，不但沒佔半點上風，還殺了不少兄弟，在鼠王來說，這是很損顏面的事——

淡淡一笑，關山月道：

「憑你一個人又能扭轉大局麼？」

殺無赦仰天一聲大笑道：

「你也許了解我不多，普天之下，從我手中能活命的人不多，否則，同道間不會捨我的本名不叫而另給我殺無赦之名，龍捲風，現在你該相信了吧。」

睡仙聞言大叫道：

「去你媽的，天下盡多賣嘴皮子吹大氣的，看你這個人不人，鬼不鬼的東西，居然在我們主子面前吹牛……」

殺無赦的眉頭一皺，道：

「關兄弟，這個人是你的手下？」

關山月淡淡地道：

「忝爲兄弟——」

殺無赦嘿嘿地道：

「我要拿他祭劍，讓他知道多嘴多舌的後果是什麼？」

呸，睡仙不屑的道：

「那不是光憑嘴說就能唬人的……」

殺無赦搖搖頭道：

「我討厭你這張嘴，希望你以後永遠別搶話說了，不會了，因爲你立刻就沒有機會說話了。」

誰都沒看清楚大右使殺無赦是怎麼動作的，但，他確實是已欺進了睡仙的面前，睡仙的功夫並不弱，他也只能感覺到一陣强風吹進來而已，睡仙急切間揮出手中長劍，但，他卻找不著殺無赦的身影，等他發現殺無赦就站在他右邊的時候，殺無赦的右掌已到了他的心口窩——

關山月猛地色變，道：

「睡仙速退——」

睡仙也感覺出情形有所不對了，他浪跡江湖雖不是頂尖高手，但決非瀟瀟之徒，殺無赦搶身而來，又眨眼而逝，僅那幻化的身形已令睡仙傻直了眼，等他發覺情形有異，苗頭不對之時，他知道自己生命已掌握在別人手裏了，因爲殺無赦五指已抓進了他的心口——

噗地一聲——

鮮血隨著殺無赦那一爪而湧落出來，一顆鮮紅的人心已掏了出來，睡仙在慘叫聲中倒了下去，那龐大身子還響起砰然之聲——

大右使殺無赦握著那顆紅紅的人心竟然仰天大笑一聲，他彷彿發現了珍奇異寶似的，目梢子落在還會抖動的人心上，竟大笑道：

「好東西，我也餓了……」

動作還眞快眞俐落，一口咬下了一半，鮮血在他嘴唇上四溢，而他猶然不覺的硬是生吞了那一半人心，這種出人意料的情景，登時將場中全部的人都看楞了，想不到殺無赦是個這麼殘酷無情之人——

阿諾悲慟的吼道：

「媽的，你殺了睡仙——」

杜老三眼裏含著淚，叫道：

「宰了他，他不是人……」

他們和睡仙已是忘年之交，曾賣過命，磕過頭，如今自家的好兄弟給人家一招勾了命，那種切膚之痛自是不可言諭，杜老三和阿諾雙雙衝過來了，兩人一刀一劍揮灑的更具威力，分自左右向這個手段酷厲的殺無赦衝去。

殺無赦能在鼠王身邊名列大右使，那份身手自非等閒，杜老三和阿諾的刀劍也不過是剛剛貼

住他的身子，他人已旋轉自身上了數之外，而他手裏斗然間拿出一條白毛巾，一條毛巾在這樣人物的手裏，比刀劍戟棍都要來的可怕，他似乎知道杜老三手裏那口劍特別犀利，隨手一抖大毛巾，那條毛巾已捲曲的有如繩索一樣，驀然將杜老三的劍刃捲過去——

阿諾的刀隨這瞬息之間，已劈向殺無赦的腹部。

殺無赦冷笑一聲道：

「去吧。」

杜老三的劍立刻被捲向半空，而阿諾的刀尚未劈下，殺無赦一脚已蹬在他的大腿上，阿諾那麼龐大沉重的身子，像個大冬瓜般的滾出了半丈之外——

僅僅一招就將這兩大高手擊退，殺無赦的功力立刻震住了全場，李明和千里侯更是乍舌不已，他們都是各具一方的霸子，平常自認功夫獨到，那知在這大右使的手裏，只怕也不會强過杜老三和阿諾多少！

神力法王讚聲道：

「好功夫，大右使——」

殺無赦對神力法王的讚美之詞並沒有多大興趣，只見他鼻子裏重重的一哼，冷冷地道：

「鼠王的臉給你一個人全丟光了！」

神力法王那張原本蒼白的臉，聞言之後頓時增加一層惶恐之色，他是鼠王手下大將之一，跟了鼠王這麼多年，當然知道鼠王的脾氣，在鼠王手下做事，凡事都得謹愼，與敵出手只准勝不可敗，否則鼠王絕不饒過任何人，那怕你曾立下天大功勞，他也不會放過你，神力法王全身泛起了一陣顫抖，道：

「大右使，屬下尚請美言——」

殺無赦冷冷地道：

「還是你自己給鼠王交待吧！」

話聲一落下，他忽然移身面對著關山月，冷笑道：

「你的兄弟被殺，難道你不動怒……」

在他想像中，關山月看見睡仙活活給他抓死，看見阿諾和杜老三給自己擊退，關山月應當憤怒和悲憤，那曉得關山月穩如泰山的站立不動，面無表情的只是瞪著自己，這份沉著的定力倒使殺無赦暗自猜疑不已。

關山月淡然地道：

「殺無赦，我兄弟被殺、被擊敗，我心裏當然難過憤怒，不過，憤怒和悲傷對事情並無任何助益，我必須保持平和的心態才能替他們報仇、洗刷恥辱——」

他的口氣平和穩當，顯露出他的毅力和決心，大右使是個深諳劍道之理，關山月這份沉著令他有些擔心了，他忽然覺得眼前這個對手太强了——

殺無赦傲氣天生，嘿嘿冷笑道：

「你還想報仇……」

關山月冷冷地道：

「仇恨不共戴天，人人都有復仇之心……」

殺無赦冷聲道：

「別忽視了鼠王的實力，他是天下第一强者，手下遍佈天下各地，如果我料的不錯，在左近的鼠王手下，只要接到鼠王令立刻就會全部趕來……」

關山月不屑地道：

「那跟我報仇的事情何干？」

殺無赦大聲道：

「鼠窩兄弟一來，你們一個也別想跑掉，這也是告訴你，你報仇的機會不多了，快自動受死吧——」

語聲剛落，驀然有人叫道：

「屬下白丁向大右使報到……」

只見一個黑面紫衣大漢，提著一根大木棍向這裏健步而來，關山月一見此人，只覺這人不是大野之士，看他裝束，在粗曠中又有幾分文雅，方濤的雙眉一皺，道：

「少林弟子——」

白丁一看方濤，立刻道：

「方朋友，你也是咱們圈子的兄弟——」

方濤搖搖頭冷聲道：

「我對你們這些鼠輩之後沒有興趣，倒是你這少林高手怎麼也會和他們爲伍，白兄弟，你這種行徑，少林只怕不會饒了你。」

白丁大笑道：

「方兄弟放心吧，鼠窩兄弟身份固然很隱密，但當鼠王徵召之時，就不再乎自己的身份了，因爲我們這一條命全是鼠王所賜，能爲鼠王而死也是一份榮耀——」

隨在白丁身後，是兩個白袍的紅面漢子，他倆彷彿沒將任何人放在眼裏，大擺大搖的向這裏跨來，見了大右使殺無赦，也不過是略略拱了拱手。

鐵情、鐵恨兄弟，是中原鐵家堡的雙生兄弟，鐵家堡在中原可說是獨樹一幟的地方，即使是

三大幫也無人敢輕視鐵家堡，想不到堂堂的鐵家堡也有人是鼠窩裏的兄弟，由此而知，鼠王是何等神通廣大了。

阿諾吼聲道：

「鐵情、鐵恨，你們還認得我阿諾叔吧。」

鐵情、鐵恨兩兄弟沒有想到這裏還有他們的熟人，兩兄弟伏著鐵家堡的威名早已目空一切，如今再和鼠王串成一氣，自是更囂張了，但，阿諾這一吼，卻讓他們楞住了，因爲阿諾是他爹的眞摯老友，他倆一向很尊重他……

十二

鐵情首先拱起手來，恭聲道：

「阿諾叔，眞想不到在這裏會遇上你，家父時常念著你老人家，有空可時常往堡裏走走，家父老人家也挺寂寞的……」

鐵恨也大聲道：

「是呀，爹還托人到處找你呢！」

阿諾苦澀地道：

「難得你爹還念著我，可惜鐵家堡的後人一代不如一代了，你們鐵家堡在武林中也是獨樹一幟，備受同道所尊敬，爲何你倆竟會和這些鼠輩攪在一起——」

這番話說得鐵情和鐵恨神色慘烈，兩個人各懷心思，彷彿是有苦說不出似的，互相凝視了一眼，鐵恨道：

「大叔說的是，不過是人各有志，爹爹也無法勉强我們，只望阿諾叔能略略掩遮一二……」

阿諾一怔道：

「你爹不知道……」

鐵情搖搖頭道：

「小姪怕他老人家難過，這是從未提過——」

阿諾怒道：

「畜牲！畜牲——」

阿諾在這兩兄弟心目中尚有相當的份量，以鐵氏兄弟當今在道上的聲望和份量，誰也不能當著恁多武林高手之前予以喝叱，而阿諾如此叱罵，兩個人居然沒有吭聲，甚而連回嘴的意思都沒有。

大右使殺無赦一皺眉頭道：

「你們跟這個人有什麼關係？」

鐵恨冷冷地道：

「我們的父執——」

殺無赦哼地一聲道：

「鼠王之下沒有親疏，現在我們是在替鼠王辦事，我希望你倆先弄清楚自己的身份，否則，鼠王怪罪下來，只怕誰也擔當不起——」

鐵情、鐵恨互相看了一眼，同聲道：

「是！」

僅這幾句話語間，四處響起步履聲，十餘條人影正向這裏蜂湧過來，關山月目睹了這種情形，對鼠窩這一種神秘組織的力量也相當佩服，他們眞是一個命令一個動作，鼠王令一到，立刻從四面八方趕來。

這些人全向大右使殺無赦報到了。

啞猴瞄了各處一眼，低聲道：

「老方，不妙！」

方濤冷冷地道：

「看老關了，說不得只有把命捨在這裏了！」

苗婆可神氣了，格格地笑道：

「小玉，妳還是逃不了一死……」

小玉蒼白的道：

「能和關少主死在一起，死又有何懼——」

苗婆怒聲道：

「好的，我會把你們兩個葬在一起，讓你們生不同時，死同衾——」

殺無赦怒瞪了苗婆一眼，道：

「住口。」

苗婆一震，道：

「大右使，我……」

殺無赦冷冷地道：

「這裏可是談論你個人恩怨的時候，神力法王這一役全毀在你這婆娘手裏，如果妳能按計劃行事，咱們就不用這麼大費人力，現在人手全調來了，如果再殺不了姓關的，妳最好自動提著腦袋見鼠王去——」

苗婆居然被大右使一番話給震楞了，在大漠她也是個天不怕地不怕之人，遇上殺無赦，她那股狠勁怎麼也發不出來，硬生生把那股氣給壓了下去。

八通和尚凝重的道：

「少主，咱們……」

關山月淡淡地道：

「別喪氣，咱們還沒到生死關頭……」

阿諾長刀一揮，道：

「拼一個算一個……」

但，這其中包括方濤和啞猴在利，大夥心裏都明白的很，一個殺無赦已夠這些人應付了，何況現在加上白丁和鐵氏兄弟，更何況，還有十餘人並不是名不見傳的人物，那個都能獨擋一面的高手——

關山月咬了咬牙，道：

「殺無赦，我們談個條件——」

殺無赦大笑道：

「你怕了，你終於怕了。」

關山月鼻子裏哼了一聲道：

「那倒未必，不過，我不希望有些無辜的朋友也要陷在兵刃之中，如其雙方犧牲那麼多人，不如我個人挺起來。」

殺無赦眉頭一皺，道：

「你要我放人。」

關山月冷冷地道：

「至少有些人不必留在這裏——」

殺無赦冷冷地道：

「關山月，你知道鼠王在你身上想得到什麼？你只要肯把東西交出來，嘿嘿，別說你那幾個朋友，就是你，我殺無赦也敢放你走——」

關山月一笑道：

「那東西那麼重要——」

殺無赦正色道：

「事關鼠窩兄弟的生命——」

關山月冷笑道：

「既然東西那麼重要，你就得聽我的，否則我姓關的只要咬咬牙，只怕連你也交不了差——」

殺無赦聞言沉思了片刻，道：

「好，我放人——」

關山月嗯了一聲，轉頭道：

「方兄、啞猴兄，你倆不必爲兄弟淌這渾水，這是我關山月的事，誰都不要插手……」

方濤勃然色變，怒聲道：

「關兄弟，你當兄弟是不是朋友？」

關山月一怔道：

「當然是朋友……」

方濤大聲道：

「那很好，既然你當我是朋友，我姓方的就不會退出這裏，要死要活大夥都一塊，否則，咱們還是朋友麼？」

他說的義氣飛揚，鏗鏘有力，那靈氣之盛，眞可說是直貫雲霄，啞猴大嘴一裂，笑道：

「好漢子！」

關山月感動的道：

「我關山月何德何能要這麼多朋友爲我賣命，你們盛情我心領了，方兄、啞兄，我……」

方濤大鐵劍一揮，道：

「你再說我翻臉了。」

關山月苦笑道：

「好，不說，不說。」

那個白丁看了半天，總算是弄清楚那個是那方的人手了，他眼看自己這方人多勢衆，穩穩的

可將這些人壓死，一聲冷笑，大聲道：

「別他媽的猫哭耗子，有種咱們擺下道來。」

這個出身少林的漢子，在中原道上可是響噹噹的人物，一手少林羅漢棍縱橫江湖十來年，他憑藉著少林的威名，再加上超羣的無敵棍法，自是很快傳遍武林，也因此而養成他那股驕縱之氣，但，少林決不會容許他成爲鼠竊的一份子，他明白其中的厲害，少林寺能名列天下第一大派，能執武林頂尖之牛耳，自有一套管理規策，白丁不但犯了重大門規，也冒犯歷代祖師爺的神威，此事傳入少林，白丁縱是五頭六臂也難逃一死，他曉得這件事的後果，所以他要這裏的人全部毀之滅口，他擺出那副凶覇的樣子已是說明了殺人的態度。

啞猴呸地一聲道：

「我來會會這龜兒子。」

猴子的功夫自成一格，他手脚靈活，動作敏捷，要與白丁動手自可應敵，但，關山月卻不這麼想，大右使已召來恁多高手，那意思很明顯，決不可能讓自己這夥人有求生的機會，俗語說打蛇先打頭，要捏抓七寸，如果今天擺不平大右使殺無赦，兄弟們今日只怕無一能倖脫其毒手，他腦海中意念流閃，已有了主意，道：

「啞兄，別急。」

猴子嘿嘿地道：

「還給他多喘幾口氣的機會，兄弟，太仁慈了。」

關山月搖搖頭道：

「我想和大右使賭一東道……」

殺無赦嘿嘿地道：

「任你花樣百出，本大爺今日也不會放過你。」

關山月點頭道：

「我明白，殺無赦，目前你也許稍佔上風，但，未必穩操勝算，我的人雖少，硬拼起來，你們也要傷亡過半，這樣好了，咱們倆單獨一決勝負——」

殺無赦大笑道：

「我正是要等你這句話。」

關山月的劍輕緩抖出，道：

「你答應放我的人……」

殺無赦搖搖頭，狠聲道：

「殺無赦之下，沒有活人……」

關山月仰天一聲長笑，朗朗笑聲直衝斗雲，他憤怒的躍起身形，那柄劍已點起七點寒影，將殺無赦罩在一片劍光下，殺無赦功夫還眞好，居然能衝破關山月的劍招，一個大旋移，人已脫出劍光外，而手上的劍也已射顫了出來。

這眞是罕見的一場拼鬥，殺無赦能成爲鼠王底下右手，其功力自非凡響；劍双甫出，已連著放出八劍，劍劍都攻關山月的要害。

兩大高手的劍招令所有的人都震懾住了，白丁似乎已看出了這兩個人的功力相當，他眼珠子溜閃，暗中一聲冷笑，手裏那根少林棍在地面上輕輕一點，驀然間一棍點去，正是攻向關山月那移轉的身子。

白丁突然出手，使場中掀起一陣大亂，關山月此刻傾全力對付殺無赦，白丁這一棍，又快又疾，當他發覺白丁的棍子疾劈而來的時候，殺無赦的劍已迎面揮來五劍，關山月在別無選擇之下，寧可挨這一棍也不讓殺無赦的劈上，驚然聲中，他將殺無赦的劍擋開了，可是白丁那一棍卻敲在他右肩上。

關山月悶哼了一聲道：

「無恥。」

方濤大叫道：

「姓白的，不要臉——」

方濤像一陣風似的撲了出來，大鐵劍如水般的劈向白丁，白丁那一棍雖要不了關山月的命，但也打得關山月步履蹌踉，使關山月的身子已不若先前那麼靈活。方濤遇看不順眼，一上手便是致命的殺手，白丁也不易惹，一掄棍子，兩個人各施硬招，交擊在一起。

銷恨咬咬牙，道：

「哥，殺吧！」

阿諾厲聲道：

「你兄弟退出去——」

搖搖頭，鐵情苦笑道：

「阿諾叔，人在江湖已身不由己，我兄弟不會和阿諾叔動手，但，不保證不和別人動手，阿諾叔，請不要爲難我們晚輩……」

兄弟倆交待完了場面話，人已分散開來，站在他倆身後的那些漢子立刻展動身形，向阿諾、八通、杜老三和啞猴衝來，顯然他們要衝殺了。

阿諾憤怒的吼道：

「幹，咱們殺個夠——」

剎那間，形勢大亂，八通和尚以一對三，杜老三給鐵恨逼得呼聲連連，啞猴更慘，圍著他的有七八個漢子，唯有阿諾橫衝直撞，鐵情極不願和這個阿諾叔碰手，指揮其他兄弟硬上。

血影翻飛下，已有幾個人倒下。

突然，杜老三叫道：

「兄弟我掛彩了。」

他的左臂已給人劃了一刀，鮮血泊泊直流，阿諾的頭也開花了，腦子裏嗡嗡直響，但，他依然奮戰不懈，那股子殺氣倒讓人不敢逼的太近。

驀地裏——

關山月的劍如抹上一圈銀霧在一聲疾烈的長嘯下，人已凌空躍起，一大片耀眼光華如龍行在天似的盤繞，他在半空裏遊行，捨了殺無赦而向各處飛去，只見劍光閃處，已有七八個漢子給他的劍劃到，頓時，數聲慘叫傳遍空野，已有數人倒在血泊之中。

只聽有人叫道：

「劍罡——」

隨著這聲大叫，關山月已繞場一圈，他知道自己的功力尚存多少，速劈幾個人後，已落在小玉身邊，大聲的吼著：

「兄弟，衝——」

由他率領之下，阿諾、八通，和杜老三跟隨而去，方濤也知道不宜久留，脫出白丁的糾纏尾隨而上，幾個人直如喪家之犬已衝出數丈之外——

殺無赦大叫道：

「別讓他們跑了，追——」

兩方人馬一追一跑，使他們的距離拉得很大，關山月自出道至今從沒像今天這麼狼狽過，他拉著小玉直馳，肩口所挨白丁那一棍已隱隱作痛，方濤眼看四方，道：

「兄弟，前面那片林子——」

逢林莫入，這是武林中的忌諱，但在這命骨眼上，誰又顧得了那麼多，杜老三首先衝進去，當他一頭栽進林子裏的時候，驀從林子裏飛出一點白光，杜老三還沒有清楚是怎麼回事，人已坐在地上——

一柄尖刀插進了杜老三的肚子裏——

鮮血湧噴，連腸子都冒出來了。

關山月一震，道：

「老杜！」

杜老三顫聲道：

「有暗伏——」

關山月雙目瞪的如銅鈴似的，林子裏並排站了五個黑衣漢子，這五個人具有四五十歲，清一色的打扮，俱身背長劍，脚踏布鞋，關山月神色一冷，伸手摸了摸杜老三，杜老三已奄奄一息，瞪著那雙驚恐的雙目，再也說不出半句話來，關山月痛聲道：

「兄弟，這個仇咱們會報——」

方濤恨聲道：

「這是誰？」

關山月怒聲道：

「鼠王手下的白眉鼠、火狼鼠、和黑老鼠——」

他久居大漠，早已認識這三條凶狠的漢子，在這剎那，關山月不禁對殺無赦的判斷力佩服起來，殺無赦早已料到會有這個結果，算定他們今日定是走向這條路，故意在林子裏藏了這三個凶漢，果然，他們的計劃對了，至少他們偷襲成功了，杜老三就是栽在他們偷襲之下，阿諾哭了起來，道：

「兄弟，我們不能不報仇……」

關山月臉上一陣抽搐，咬牙道：

「會的，一定要報——」

方濤猛然想起了什麼，大叫道：

「猴子——」

這一陣突圍，大夥居然沒有看見啞猴，方濤和啞猴可是併著多年的老友，兩人相依相成，已有生死的感情，這一叫，居然沒有回應……

遠處，響起殺無赦的冷笑聲道：

「那隻猴子已給我敲掉腦袋，連腦子都挖了……」

話聲之後，方濤已看見猴子的那顆頭顱托在殺無赦手上，方濤眼裏滲出了淚才　多年老友一旦離去，怎不令他傷心淚下，他撕裂般的吼道：

「小子，我要宰了你。」

關山月伸手拉住方濤的手臂，咬牙道：

「兄弟，別激動，咱兄弟已死了三個，我們這次不再逃避了，不管是輸是贏，這一仗我們要拼到最後一刻，老方，我保證這個仇能報回來——」

方濤狠聲道：

「沒有猴子，我也不想活了！」

殺無赦在大笑聲中扔了猴子那顆頭顱，他伸手拿出那塊大毛巾，擦擦手上的血跡，胸有成竹般的向這裏行來，他得意地道：

「你們跑呀，我看你們能跑到那裏去？」

此刻，白丁和鐵氏兄弟已趕了上來，連神力法王受了那麼重的傷，也不願放棄一睹爲快的機會，在楚戈和巴格魯的扶持下，也站在一邊。

關山月冷冷地道：

「不會有人跑了，這是咱們一決生死的時候……」

殺無赦冷笑道：

「你機會不大，我知道，你傷了左肩骨，如果你沒受傷，我們還可硬拼下去，現在，你們已沒有機會了，不信，你盡可試試——」

八通和尚一掌劈出，道：

「逼人太甚——」

八通和尚的掌勁在道上素以强厚見稱，這一掌是在憤怒下劈出，威力相當大，在他想像殺無赦即使不死也要退上幾步，誰知殺無赦還眞有一番功夫，他不但不退，反而伸手抓住了八通的手掌，只見他隨手那麼一敲，八通已悶哼一聲的蹲了下去。

關山月一震，道：

「八通，怎麼啦？」

八通和尚痛的額部淌汗，道：

「掌骨碎了……」

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憑八通和尚那身出卒拔類的功夫，在人家手裏居然經不起一敲，殺無赦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到底有多深的功夫——

阿諾臉色蒼白道：

「好深的功力——」

殺無赦冷冷地道：

「我要打的你們跪地求饒，也讓天下知道鼠王的威風在那裏，否則，還有人以爲鼠王只是個普通幫會——」

話聲中，已表示了一切，眼神在不經意中看了看李明和千里侯，這正是意味著警告他倆的意思。

關山月不屑的道：

「你做夢——」

殺無赦大笑道：

「我一聲令下再一次衝殺，關山月，我保證能剩下的沒有幾個了，你也許還能支持一陣子……」

關山月暗中長嘆一聲，轉頭道：

「玉姑娘，沒妳的事，妳先走吧！」

小玉搖頭道：

「不，我們要死就死在一起——」

殺無赦冷冷地道：

「她不能走——」

關山月一怔道：

「爲什麼？難道你也要爲難一個女孩家——」

殺無赦仰天大笑道：

「這不能怪我了，苗婆子，你認識，她本來不會饒了這女孩，但，一想到我們鼠王最好此道這位姑娘長的又好，苗婆……嘿嘿，建議我把她送給鼠王——」

話聲又尖又刺耳，聽來讓人嘔心。

鼠王好色，天下聞名，小玉命運……

關山月瞪著苗婆，怒道：

「苗婆，妳……」

苗婆冷冷地道：

「奪我所愛，其結果必然如此——」

關山月聞言之後，暗暗一嘆，道：

「苗婆，妳太令人失望了，我視妳如兄如弟，如姊如妹，妳卻一再做這樣有違常理的事，苗婆，當心，報應會很快來臨……」

苗婆冷笑道：

「得到報應的是你們，關山月，一個被殺，一個當人家的姘婦，想想這情景，還蠻對稱……」

小玉怒聲道：

「苗婆，妳……」

苗婆大笑道：

「我又怎樣，至少我比妳强，我敢感敢恨也敢做，而妳，不過是利用媚術來迷惑男人罷了。」

關山月一聽苗婆愈說愈不像話，那股子怒火實在壓不下去了，一揮掌，拍地一聲將苗婆煽出七八步外，苗婆做夢也沒想到關山月會打她，她捂著那張已腫起來的臉，顫聲道：

「你打我——」

關山月冷冷地道：

「我打妳是因爲妳犯賤，我打妳是告訴妳，做人要有一定的原則，不可黑白不明，胡說八道——」

苗婆大聲道：

「好，我會加倍奉還——」

殺無赦淡淡地道：

「苗婆，他立刻就要得到報應，嘿嘿，他們現在不過是困獸之鬥，臨死前的掙扎罷了！」

苗婆狠聲道：

「會的，我會看到他的下場——」

女人的心大海的針，看不見摸不清，起了變化，從前的情，往日的愛，此刻已如縷縷輕煙，煙消雲散，那份情，那份愛已隨時日而淡逝，而苗婆的情愛卻轉化爲極烈的恨，像團赤焰烈火般的燃燒，啃嚙……

鐵情和鐵恨已和白丁交換了眼神，他們各屬一方，不希望在此多逗留，三個人已毫不留情的向方濤、八通和阿諾追殺過去，而那三個鼠王的手下，白眉鼠、火狼鼠和黑老鼠更是沒有半分情面的向關山月出手了。

天龍斬再次的旋轉飛出，關山月已無法選擇了，他必須要在瞬息間宰殺了三個鼠輩人物，因爲殺無赦所給他的沉重壓力太大了。

殺無赦大聲道：

「通通殺，一個不留……」

他決不輕易放過任何可以攻擊敵方的機會，火銀鼠、白眉鼠和黑老鼠的凌厲攻勢不過是剛剛展開，殺無赦已悄悄掩至關山月的背後，倏地登出一腳，那一腳幻化而神奇，還好踹在關山月的臀部上，關山月身子略略一頓，火銀鼠的劍已劃過右腿，一道深長的血口已劃開來了，但關山月並不那麼容易對付，火銀鼠的劍雖然傷了他的腿，他的劍也刺進了黑老鼠的腹部，而更厲害的天龍斬並飛穿進黑老鼠的後背上——

他連殺黑老鼠和白眉鼠氣勢上眞無懈可擊，殺無赦手掌已敲在關山月的身上，關山月哇地一聲，吐出兩口鮮血，人已栽倒地上，小玉睹狀大驚，飛身撲向關山月的身上，叫道：

「不要殺他——」

殺無赦那會放棄這稍縱即逝的僅有機會，他面上殺機畢露，凶光暴閃，一見小玉姑娘扒倒在關山月的身上，他凶念更盛，那柄劍已筆直向小玉身上刺去，他要一劍連穿兩人，讓他們做個同命鴛鴦，那手段可謂眞狠——

火銀鼠又何嘗肯放棄這大好機會，劍刃斜轉，居然與殺無赦同一居心，硬要把小玉和關山月毀在劍下——

小玉已摟住了關山月，她死也不放他——

千里侯魂飛九霄，叫道：

「別殺我女兒——」

父女連心，他終究拗不過那份血肉之情，躍起身來就要去救小玉，但，李明卻知道這一刻的重要性，他猛地出手拉住千里侯，道：

「老兄，殺姓關的只有一次機會……」

千里侯心中一凜，正要閉上雙目，不忍看見那悲慘的一幕，驀聽半空裏響起一聲長笑——

笑聲方落，整個空間都被一股強風所籠罩——

殺無赦只覺一股大力湧來，手裏的劍像擊在鐵板上一樣，噹然聲中，那柄劍已斷了一半，而火銀鼠的結果並不比他強多少，整個人連人帶劍已撞向一棵樹幹上，咚地一聲，頭已撞破了，血光湧現，這一撞還眞不輕——

場中全停了手，俱楞在那裏。

那是一個白面長髭的玉面老者，他白袍冉冉，髮際隨風飄動，站在那裏眞似仙風道骨，一派尊者似的，他佇立場中，彷彿誰也不在他眼裏，這老者伶住小玉姑娘的手，十分關注的樣子，他和緩的道：

「妳受驚了……」

小玉姑娘蒼白的道：

「你，你是誰？」

那老者哈哈地道：

「妳不會認得我，我卻知道妳，妳是小玉，幽幽夫人的掌上明珠，小玉，我說的對不對……」

小玉只覺這個老人話語慈詳，予人一種親切之感，在她有生之年不曾感受到父親的關愛，只有嚴酷的要求，在她那顆似乎冰封的心坎裏，有父愛的感覺都從這老者身上散發出來，她孺孺地道：

「你……你……」

那老者暢聲道：

「我了解妳太多了，妳媽媽常常提起妳，在我印象中，妳是個明媚美麗的小女孩，今天一見果然不錯——」

苗婆聞言道：

「下三濫的女人！」

她的話聲剛落，眼前只覺掌影一閃，拍地一聲，一個大巴掌已搧在她臉上，她只覺眼前金星直冒，兩顆大門牙和著鮮血從嘴裏吐出來，人一晃，已坐在地上，半張臉腫的像發起的饅頭一樣——

那老者出手太快了，快的沒有一個人看清楚是怎麼出手的，只見他面色一沉，冷冷地道：

「侮辱她的人都得死，老夫只給妳一巴掌，妳是佔了女兒身的便宜，否則，妳只怕早躺在那裏了……」

苗婆再也不敢吭聲，只是含著淚楞在那裏。

殺無赦怒聲道：

「前輩何人？居然敢管鼠王的事情……」

那老人瞪起了眼睛，冷冷地道：

「別說話，我和我乾女兒還沒有聊完家常，誰也不准說話，否則，你們通通要死……」

狂妄的口吻，使場中的人都聳然動容。

白丁呸地一聲道：

「你是誰？好大的口氣——」

那老者淡淡地道：

「有種，你敢破壞我的規矩，我最喜歡修理自認爲有種的小子——」

他的右手驀地暴張伸出，一把抓住了白丁的胸口，輕輕一舉已把白丁舉在半空，只聽那老人嘿地一聲，已將白丁摔在地上，白丁身子一縮，全身骨骼一陣喀喀之聲，他已痛的哎呀大叫，筋骨已斷了三四根——

白丁顫聲道：

「你，是人是神——」

這那是功夫，簡直太不可思議了，白丁出身少林，不論上盤下盤，那獨到的功夫在武林中早算是個人物了，誰知道在人家手裏，連出招都沒有就斷了兩三根肋骨，這事若傳出江湖只怕又是大大轟動了！

殺無赦在這羣人當中武功算高的了，他連關山月都不放在眼裏，可見是如何目空四海了，當他看見那老者僅一舉手就將白丁擺平了，他知道這才是眞正的高手，別說他這個大右使，就是大

左使同來；合兩人之力也未必能在人家手裏走過三招。

識時務者爲俊傑，大右使殺無赦已萌退意，道：

「老人家可願留個名字——」

那老人回頭道：

「要知道我的名字，付出的代價可很高……」

殺無赦一楞，想不到這老者會說出這樣讓他爲難的話，他一向狂妄自大，那知在人家眼裏自己眞是微不足道了，他遲疑的道：

「前輩，什麼代價——」

那老人冷冷地道：

「自毀一手，名字見曉……」

殺無赦怒吼道：

「老前輩，你逼人太甚了！」

他認爲自己的口氣打從出道以來，是平生最和緩的了，任何人都聽得出來，他已極力在討好這個老人，可是老人家並不領這個情，無情的口吻使殺無赦也翻了臉。

那老人冷冷地道：

「怎麼？翻臉了，動手呀——」

殺無赦一劍直挺，道：

「好，我討教幾招——」

一挺劍，已人劍和一的向那老人揮殺過去。

神力法王猛地叫道：

「老殺，快退——」

可惜神力法王已慢了一步，殺無赦的劍是快了點，那老人家的雙指更快，一伸手已將殺無赦的劍給夾住了，殺無赦在殺小玉時，已受老人那一震後，就應該有所警覺，他應當知道自己先前那一劍能給老人家震斷，此刻雖然換上另一把劍，豈能濟事，老人家僅用了兩指，而他卻抽不回手裏的劍——

他不能棄劍而逃，因爲他曾斷了一劍，如果他再次扔劍，往後江湖路沒有他大右使的混頭了，他吼道：

「我不信。」

愈是不信邪的事愈邪，他雖然運足了全力，那隻劍連動也不動，這下他寒懼了，他知道自己唯有栽了才能倖脫這老人的一擊。

老人冷笑道：

「滾——」

十三

那個「滾」字也不過是從他嘴裏剛剛滑落，字音猶未消逝，喀喀三聲清脆的響聲猛地傳了過來，大右使殺無赦已悶哼了一聲，那隻握劍的手臂被震斷了三截，這種超凡內聖的絕頂內功登時讓所有的漢子開了眼界，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功夫，殺無赦慘聲一叫，道：

「我的手——」

那老人冷冷地道：

「再也不能玩劍了，即使是玩，也快不到那裏去，回去告訴那隻老鼠，他想稱王，先看看我答不答應。」

殺無赦顫聲道：

「告訴我，你到底是誰？」

那老人瞄了小玉一眼，道：

「玉兒，妳娘給妳的那塊玉呢？」

小玉從脖子上解下那塊玉翠，道：

「在這裏……」

殺無赦大叫道：

「綠玉令主——」

那老人冷冷地道：

「夠份量麼……」

殺無赦面若死灰的道：

「夠了。」

老人面色一寒，道：

「還站在這裏幹什麼？通通滾……」

彷彿下了大赦令似的，殺無赦連兄弟也顧不得了，拔起腿來飛快的向外移去，那個神力法王早就知道這老人不好惹，他默默的退去了，這一走，除了關山月的兄弟外，場面上已冷清了許多，連李明都嚇跑了，千里侯是唯一留下的，他小心的看了那老人一眼，低聲道：

「老前輩……」

那老人哼地一聲道：

「你就是那個沒出息的漢子……」

千里侯苦澀的道：

「我是……幽幽的丈夫……」

那老人瞪眼道：

「別跟我談幽幽，你沒資格談她，自今日起，你和幽幽的情份已一筆勾消，我們一點瓜葛也沒有，你也別指望我老頭子替你撐腰，你給人宰了，我老頭子說不定還會高興的大笑兩聲——」

千里侯面如死灰的道：

「你無情——」

老人的手背負在後，冷冷地道：

「如果我眞無情，你在二十年前就該死了……」

千里侯語結了，他知道那老人說的是實情，以他對幽幽的行徑，他是該死了，二十年來，那老人始終沒找過他，他知道那是念在他老婆幽幽夫人的面子上——

他走了，千里侯孤獨的走了，他帶著一顆既悔又恨的心落寞的離開這裏，步履間有些沉重——

小玉含著淚，顫道：

「爹——」

千里侯只是揮揮手，他一句話也沒略下。

那老人神色忽然一黯，慘聲道：

「玉兒，妳一定會奇怪，我爲什麼對妳爹爹這麼冷厲！」

小玉悽然的道：

「我了解我爹，你老人家對我爹這種態度一定有原因，因爲我爹是個死不認錯的人，他只要有一點理由，他都會辯的你死我活，而今天，你老人家的話他不敢反駁，正說明他有點心虛——」

老人家苦笑道：

「我實在不想談他，有許多事我又不能不讓妳了解，妳爹是個打漁郎，每天從離島搖著小船賺點生活，幽幽就是這樣和他認識的，妳爹是個頗有心機的人，認識幽幽後，偷偷學我的武功，看在幽幽份上，我一直原諒他，可是……」

小玉眼裏含了淚，她看見老人家有種悲悽之情，實在不想在這種場合裏多談自己的父親，其實她已知道怎麼回事，連忙道：

「外公，別說了。」

老人眼睛睜的很大，道：

「妳叫我外公……」

小玉顫聲道：

「我娘是沒跟我說那麼多，可是我已了解是怎麼回事，外公，娘她死了，殺她的人……」

老人身子一顫，肅容的道：

「我通通知道，這也是命，她今天本來就犯凶煞，我曾警告過她，要她凡事小心，她還是躲不過……」

他長長嘆了一聲，目光倏地落在關山月身上，道：

「年青人，你是孤獨蒼鷹的什麼人？」

關山月啊了一聲，他從大漠來中原，能向他提起孤獨蒼鷹的人絕無僅有，他對綠玉令主的看法不但神秘，更有點奇幻，綠玉令主憑什麼知道他和孤獨蒼鷹有關係，難道自己在某方面露了相，他拱手道：

「正是家師——」

阿諾、八通和方濤俱訝異的楞在那裏，誰也想不到武林最神奇的孤獨蒼鷹就是關山月的師父，若論孤獨蒼鷹在武林中的地位，猶在這綠玉令主和鼠王之上，關山月受了孤獨蒼鷹教誨，武功自非凡響，這些生死兄弟對這位主子更加尊敬了。

那老人長吸口氣，道：

「他老人家可好？」

關山月恭聲道：

「挺硬朗的——」

那老人嗯了一聲道：

「對你的劍法我有點意見。」

關山月一震，道：

「請指教——」

那老人正色道：

「孤獨蒼鷹的武功足可蓋世，但，他決不是在劍法取勝的人，他內力厚、掌法精、輕功好，所以他與人對敵，至今沒用過劍，這點你可知道——」

關山月聞言大吃一驚，這老者簡直言能通神，每一句話都是那麼深入和了解，不錯，其師孤獨蒼鷹從不練劍，所教所學也只不過是老人家隨興所教而已，其師曾自認是拳掌之最，對他的劍法也只是點到爲止，綠玉令主太了解其師了，他能在武林有這樣至尊的地位果然不是普通之人，每一論點都令人讚佩不已。

關山月肅然的道：

「前輩說的極是。」

老人沉思道：

「你的劍法犀利，夠狠夠快，但，卻無法發揮到極限，每每遇上劍道高手之時，明明可以一劍致死，但，有時或會力所未逮，而只給予對方重創，這是因爲你握劍的角度不對，我是從你的劍柄印痕上看出來的，如果你能用掌勁推進至劍柄的正中段，力道就可完全發揮了——」

這番話可直說的關山月五體投地，他也發覺自己的缺點了，可是始終找不出原因，這兩人三言兩語即將他遲疑不解的問題應刃而化，他恍然大悟，道：

「前輩，我明白了。」

那老人哈哈地道：

「你明白最好，老夫果然沒看錯你——」

這老人說完這話後，突然神衣飄飄的在原地踱起步來，他那種步子詭異怪絕，關山月忽然福至心靈的跟著練習走著，而老人愈走愈快，衣袖在空中飄閃，小玉楞楞地叫道：

「外公，你怎麼啦？」

那老人大笑道：

「我樂在其中，唯有慧質靈心的人才能懂……」

方濤大叫道：

「我的媽呀，這是劍步搖……」

關山月欣喜道：

「謝謝前輩指教——」

方濤恨聲道：

「我在最後才發覺，眞笨……」

那老人淡淡地道：

「你在最後能看出來，至少也學了一招半式，年青人，這一招半式足可彌補你的缺失了，老夫保證，你今後與人動手，不會再輕易失手了……」

阿諾苦笑道：

「我什麼也沒看出來。」

老人哈哈地道：

「劍爲百刃之王，刀爲劍之輔，由劍而生刀，你慢慢琢磨琢磨，就知道其中的道理……」

阿諾似懂非懂的點點頭，可是在場中人，似乎從這老人的嘴裏獲益良深，各人深淺不一，要看緣份和聰慧了。

小玉突然道：

「外公，我跟你去崇明島……」

那老人呵呵地道：

「妳武功基礎太差，我要妳跟我回島上練功半年，妳娘當初如果肯好好苦練，也許不會有今日之痛了……」

語重心長的一聲長嘆，人人都被他那種悲悽的語調感染了，人人都覺得心頭沉重，彷彿有塊重鉛壓在心頭，小玉抹了抹眼淚，低聲道：

「我走了。」

關山月嗯了一聲道：

「我明白。」

小玉苦澀的道：

「有空來看看我……」

點點頭，關山月道：

「會的——」

那老人突然拉著小玉的手，道：

「走——」

他眞是人世間的奇人異士，那聲「走」字也不過是剛剛從嘴邊溜出來，已帶著小玉如飛般的躍去，他像隻大鷹，小玉則是小鳩，兩道人影愈飛愈小，也愈來愈遠，而關山月已看見小玉在不停的揮手、揮手……

人生最難是離別，離別總有一些淒傷——

現在，他們俱沉迷在這股淒傷裏，良久，良久……

小玉走了，苗婆也走了，關山月忽然覺得有種孤獨之感，雖然苗婆背離了他，終究，她是他生命裏的第一個女人，那份感情不能稱之爲愛，至少還有一份友情。幾天裏，關山月總有那麼一份落寞和不快，他難過的並不單單是苗婆的不仁，更讓他傷感的是幾個老兄弟，睡仙、杜老三、啞猴，幾個可共生死，共患難的朋友就這樣走了。他獨自一個人站在小河前，沉思著這幾天一連串發生的事，人生眞是禍福無常，昨日尚且好好的，今日就天人永隔，禍福間的差異眞大，望著遠處的遠景，關山月甩甩頭，眞想把這一切的煩惱甩掉，他甩的卻都是些無奈——

幾天了，阿諾、八通、方濤，前幾天所受的傷應該快痊癒了，這幾位已是他僅有的朋友了，他眞的怕連這僅有的朋友也會失去……

背後，有一陣脚步聲，他知道是他的兄弟——

阿諾的聲浪一向很高，他已嚷嚷的道：

「兄弟，我嚥不下這口氣——」

關山月一怔，他不知道阿諾在指什麼？但他卻了解阿諾不是個無理取鬧的人，他一定有所指，一回頭，阿諾和方濤已站在他的身後，關山月道：

「兄弟，兄弟誰又犯著你了！」

阿諾大聲道：

「想想看，鼠王、殺無赦、神力法王、白丁這一夥人殺咱們兄弟是有話說，因爲咱們犯了他們，我最氣不過的是鐵情和鐵恨這兩個畜牲，他們明明知道我是他爹的生死兄弟，這兩個小畜牲居然也要圍殺我，我如果不給那鐵老頭知道這件事，我阿諾連覺都睡不著——」

淡淡一笑，關山月道：

「阿諾，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鐵情鐵恨也許已給別人捏住鼻子，他們自己也做不了主了……」

阿諾正色道：

「不，我一定要弄清楚，看看鐵老頭是不是知道這件事，如果他裝聾作啞，咱們這份義氣從此就一刀兩斷，否則，往後，兄弟間的道義豈不都是狗屁——」

方濤苦笑道：

「他一直吵著要去鐵家堡——」

關山月沉思道：

「也好，阿諾的脾氣我很清楚，有事憋在心裏，幾天來連覺都睡不好，咱們就去一趟鐵家堡，看看鐵姓兄弟加入鼠窩的事，他老子知不知道——」

阿諾大聲道：

「明天咱們就走——」

明天！又是個怎樣的日子？

× × × ×

鐵字大旗一直在堡頂上飄揚，鐵家堡氣勢雄偉，牆垣連綿，遠遠看去有若平地長城，它環山而建，大門上書掛著「天下第一堡」五個大字，蒼勁有力的字體，書寫著天下第一，僅這份狂傲的口吻，已讓人不能輕忽——

堡內自成一家，堡中兄弟日夜巡視守候，個個體健昂壯，看就知道鐵家堡已非普通之地，其在武林中的勢力決不亞於之大漠——

鐵堡主更是威風八面，各路英豪莫不尊稱一聲鐵老爺子，凡是路過鐵家堡的道上朋友，那個不下馬朝謁，以示尊敬。

每日進堡朝謁的人多了，鐵家子不禁有股驕氣，雖然狂妄了點，但，鐵老爺子的朋友決不敢待慢，而鐵情鐵恨正是負責接待事物的交遊高手——

響午過後——

鐵老爺子睡過午睡循例，要過問堡中大小事務的時候，這其間，除了堡中總管江浪和鐵情鐵恨兄弟外，餘者一律不准進入大廳。

左手是番茗，右手是鐵胆，是鐵老爺子從不離身的附件，他喝了口茶，手裏轉著鐵胆，看了江浪和兩個兒子一眼，道：

「情兒，恨兒，你們可知道給爹惹了麻煩……」

鐵情恭聲道：

「有何麻煩，爹爹，你多慮了……」

鐵老爺子哼地一聲道：

「你阿諾叔的脾氣我太清楚了，他如果知道咱們鐵家堡和鼠王有關係，一定會和爹劃地絕交——」

鐵恨冷冷地道：

「那就不要來往好了。」

鐵老爺子瞪眼道：

「江湖兄弟，道上朋友，有誰不知道我和他有八拜之交，不過，這個人太沒出息了，活了大半輩子還在江湖上浪跡，連個安身立命的地方也沒有，唉，爹想拉拔他，都很困難……」

人，混好了，那個氣焰就不一樣了，忘了當年兩個人啃窩窩頭，睡破廟的窮日子。阿諾不喜歡名利，鐵老爺子就熱心功利，個性的差異下，兩個人的距離愈來愈遠，現在的鐵老爺子已不是當年的窮小子了，他有銀子，有地位，也有了身份，眼睛不一樣了，阿諾爲他賣過命，打過天下，可是，阻諾還是阿諾，而他，已是一堡之主，懸殊之下，那份交情更顯得淡薄了。

鐵情淡淡地道：

「別想他了，爹，他不成氣候……」

江浪低聲道：

「老爺子有顧忌……」

他追隨鐵老爺子太多年了，鐵老爺子放一個屁，他便能猜出老爺子的意思了，鐵老爺子窮過，寒酸過，也曾經幹過偷雞摸狗的勾當，這些陳年往事，鐵老爺子可不願意讓太多的人知道，畢竟那不是件光榮的件——

身份地位不一樣了，鐵老爺子當然不願人家提起，江浪一語道破他的心事，他乾笑道：

「老江，還是你了解我——」

江浪嘿嘿地道：

「老爺子，要讓人忘掉過去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永遠不會再說話，如果老爺子願意，屬下認爲要辦這件事就太容易了。」

鐵情雙目一寒，道：

「老江，不好辦。」

江浪嘿嘿地道：

「大少爺，這種事是因人而異，我知道老爺子怕折損英名，不宜太張揚，江浪平日蒙老爺子照顧，這點小事我還會辦，交給我好了……」

鐵恨沉聲道：

「要讓他死的不露痕跡——」

江浪嘿嘿地道：

「行了，明日我就去辦，保證神不知鬼不覺……」

說完，他走了。

鐵老爺子瞅著江浪的背影，道：

「情兒，盯著他點，老江是個狐狸，做事總有點毛毛燥燥，我怕他有什麼閃失，如果不能一

擊成功，你必須加把勁，千萬別出差錯……」

鐵情嗯了一聲道：

「會，爹放心吧。」

要了解江浪，首先要從他爲人看起，他是個善用心機之徒，任何事交給他處理，他總會用點心思去想，他先求了解阿諾的去處，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憑江浪榮膺鐵家堡總管的身份，打聽個人就太容易了，消息很快就傳進他的耳朵裏，他得知阿諾正向鐵家堡的路上來，那是說鐵老爺子沒有料錯，這位結義的老兄弟果然會來查問鼠王和鐵家堡的關係，看起來一切都在江浪的掌握中，但，有一點令江浪猶疑了，阿諾不是一個人來鐵家堡，在他身邊還有一個令江湖同道畏懼的人——關山月，要向這樣身手的人下手，就不是普通人能辦的到的了，江浪知道有關山月決不可能很容易殺了阿諾，那只有暗中下手……

暗中下手最好的時間是吃喝拉睡，讓人精神最鬆馳的時候，那就是吃飯和睡覺的時候，睡眠之時下手，是最穩當也最危險的時刻，因爲有關山月在，這時候決不適宜，那只有選擇吃飯了……

飯館是下手的最好地點，因爲人都會餓……

漫長的路途，烈日下的薰烤，任何人經過一陣長途跋涉後，首先是想找個陰涼的地方，潤潤喉嚨，塡飽肚子，然後再小歇一會，一場勞頓必會煙消雲散，烈馬快騎也要歇歇腿，方濤看了看天，道：

「兄弟，該歇會兒了，鐵家堡快到了。」

阿諾大聲道：

「瞧，那邊就是李二麻子的酒舖子了，我跟他挺熟的，當年我和老鐵論交的時候，我倆成天在這裏喝酒，有時候喝的爛醉，那段日子眞讓人懷念……」

八通淡淡的道：

「阿諾想去重溫舊夢了。」

阿諾嘆了口氣，道：

「嚐嚐那裏的佳餚小菜，燒刀子，鍋鍋頭，可惜景物依稀，人物已非，老鐵還會跟我在這裏喝老酒麼？」

別看阿諾性烈若火，脾氣爆烈，他還眞是性情中人，看到舊時遊地，睹物思情，懷念過去也懷念老友……如今，老鐵已是一堡之主，而自己……要一個武林巨擘再和他坐在那個小酒舖胡扯亂叫，只怕永遠是個夢了……

關山月拍拍阿諾的肩道：

「行，阿諾，咱們進去回味回味你那段日子去……」

阿諾大笑道：

「好呀——」

他迫不及待的已躍下馬來，拔腿向那間小舖子跑去，他尚未進門已大叫道：

「老李，二麻子，我阿諾來了。」

他衝進去了，酒舖子裏有四五個客人，還是老樣子，昔日的情景依舊，而人已非，瞧，出來迎客的已非當年的李二麻子了，而是一個三十餘歲的矮漢子，他嘿嘿地拉開嗓門，道：

「客倌請坐，我叫李三，是二麻子的弟弟……」

阿諾哦了一聲道：

「麻子呢？」

李三苦笑道：

「他進城了，要半個月才回來，我幫他幾天忙……」

阿諾揮揮手，道：

「拾好的拿來，我們兄弟要喝酒——」

李三一哈腰，人已縮了回去，轉身提步，比起李二麻子利落多了，阿諾立刻請大夥入座，這個荒野酒舖子玩意兒還不少，滷牛肉，鹹豬脚，外加燒雞，在這種地方能有這些佳餚，已屬難能可貴，阿諾嘖嘖地道：

「從前可沒有看過這玩意……」

那時候大夥都窮，一盤豆腐干，二碟小菜已算不錯了，阿諾是說實話，方濤卻是一怔，他開始注意這片店子了，一樣的破爛、破舊草屋，架上幾張破桌子，五六罈燒刀子，零零落落的客人，這種場面決不是一般人會來的地方，今天，燒雞、豬脚、牛肉，似乎超出了這裏的常情。

阿諾的手在抓雞腿了，那酒也不過是剛剛送來——

方濤大聲道：

「李三——」

李三剛將燒刀子倒在大碗裏，道

「爺，有何吩咐！」

方濤淡淡地道：

「麻煩李三兄，先嚐嚐這菜有沒有怪味道。」

李三方自一怔，一隻很老的大黃狗已搖著尾走了進來，他好像認識阿諾似的，汪地一聲，已撲向阿諾，阿諾手裏的雞腿還沒咬上半口，已給那條大黃狗叨去了，他哈哈大笑道：

「狗兒，狗兒，你還認得我呀！」

大黃狗是認得他，認得他手裏的那塊雞腿，他可不很客氣，叨走那塊雞腿後，三口兩口的把他吞進了肚子裏，李三怒叱一聲，將大黃狗趕出門外，阿諾卻叫道：

「狗兒，回來……」

大黃狗是回來了，不過已不像先前那麼活潑了，李三神情微變，一腳將大黃狗蹬出了門外，大黃狗在地上翻了個身，卻沒有爬起來，只是哼哼地扒在地上——

李三那一腳決不是一般山伕走卒能辦到的，恁大的一隻狗在他脚下如踢個球似的那麼輕鬆，這情形就不簡單了，他也是練家子……

阿諾怒聲道：

「姓李的，你是什麼意思？」

李三嘿嘿地道：

「客倌，喝酒塡肚子本來是件賞心悅目的事，來隻狗總不是件挺愉快的事，踢他出門外，那是爲客倌著想……」

好理由，有理。

方濤卻一聲冷笑道：

「李朋友，你不是爲我們圖個耳根清靜，是爲了怕敗露行脚，看看那隻狗，牠只怕動也不會動了。」

李三啊的一聲道：

「誤會，誤會，客倌，我自小就練脚，這一脚可能重了點，今天他也是活該倒霉，想不到一脚蹬死他了……」

阿諾哼了一聲道：

「你那一脚也重了點。」

李三連忙道：

「我找人埋了牠，唉，我也是無心的……」

他裝的眞像，說話眞的轉身要去找人，方濤跟他有仇似的，伸手把李三給拉了回來，道：

「慢走，你想溜——」

李三呀地一聲道：

「這位爺，你饒了我吧，我不過踢死隻狗——」

方濤冷冷地道：

「牛肉裏有毒，雞裏有斷腸紅，豬蹄子有蝕骨粉，這些玩意我從小就玩過，你他媽的不識相，在我面前玩這種把戲，李三，說實話，誰要你下的手……」

阿諾睜大了眼睛，連關山月和八通也楞了，他們只知道方濤是個劍術的大行家，卻不知道他還是個解毒的高手，他僅用肉眼就能辨出各種毒的本領，天下除了他之外，只怕找不出第二個人了，阿諾楞楞地道：

「老方，這裏有毒……」

方濤嘿嘿地道：

「入口卽死，保證無藥可醫，瞧瞧那隻大黃狗，你就會明白一切了。」

阿諾還眞有點不信，一個箭步已穿掠到了門口，那隻大黃狗早已七孔流血，口裏吐滿了白沫，列著大嘴，露著狗牙，死狀好慘，阿諾憤怒的一瞪眼，望著李三，厲聲吼道：

「你爲什麼要害我們……」

李三忽然一聲冷笑道：

「因爲你們該死……」

阿諾衝了過來，吼道：

「好小子，我要你把這些菜通通吞下去……」

他一嚷嚷，店裏的五六個客人全站了起來，他們向這裏一站，各自已亮出了刀劍，那神色恍如在這裏早已久候了，要打架，他們眞找錯人了，這裏面那個不是脚跺四海顫的人，憑他們這幾個要想殺了這些人，那只有一句話可說：妄想。

李三的身子退得眞快，他不再像是個掌店的掌櫃，也不是個廚子，倒像個躍馬殺人的鬍子，臉上剎那間湧現出無邊的殺機和陰沉。

他嘿嘿地道：

「阿諾，我在這裏等你三天了，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等到你了，很不幸，我們是在這種情形下見面，本來，你可以死得很痛快，吃喝一頓，兩眼一閉，現在，嘿嘿，你恐怕要受點罪了。」

阿諾冷冷地道：

「你是誰？那個李二麻子呢？」

李三大笑道：

「你問二麻子……」他隨手揭開一個大缸的蓋子道：

「在這裏，我已殺了放在缸裏，鹽了起來，如果你們再不來，我就先賣人肉包子了……」

一股屍臭湧進鼻子裏，阿諾朝缸裏一望，李二麻子的身子已被剁了七八塊，那顆頭顱還在缸上面，李二麻子死的似乎不太甘心，兩隻眼睛還瞪的像要吐出來一樣，阿諾差點沒嘔出來，吼道：

「李三，你太狠了。」

李三冷冷地道：

「爲了對付你，不能不用點非常手段，殺個李二麻子也不過和門口的大黃狗一樣，可惜，你那位朋友識破了我的毒計，否則我也不必費這麼大的勁了……」

阿諾哼聲道：

「憑你這點道行，只怕很難了。」

李三冷笑道：

「沒有三分力不會上梁山，姓李的敢接下這檔子買賣，早就把諸位摸清楚了，文場不行武場來，那位關爺，我們是久仰已久，才來中原沒多久，已攪的天翻地覆，兄弟夥等在這裏爲的就是見識關爺的眞面目——」

關山月冷哼一聲道：

「李三，我說你是下三濫——」

李三一怔道：

「關爺出口傷人……」

關山月不屑的道：

「你這種人罵你還嫌嘴髒，如果你眞是個人物，就不會用毒，可以大大方方的向我挑戰，而今，毒計不成又來硬的，李三，你不是下三濫是什麼？」

李三嘿嘿地道：

「用毒是不得已，我們的買主惟恐有所閃失，指定要用毒招，當初，我兄弟接這趟買賣時，曾一口回絕這樣幹，但買主不同意，堅持這一點——」

關山月哼了一聲道：

「那位買家是誰？」

李三冷冷地道：

「恕不相告，這是我們這行的規矩。」

關山月沉思道：

「既是你們的行規，我也不便勉强，你們兄弟既是幹這行檔，決不會是普通之輩，有種不妨洩個底——」

李三嘿嘿地道：

「行，嶺南五空教，閣下聽過吧。」

方濤聞言啊了一聲道：

「五空教，眞想不到嶺南邪教跑來中原了……」

道上玩的，大多數都聽過嶺南絕地有這麼個神秘異教，他們教義詭異，邪門最多，橫行嶺南

數十年，但，五空教輕易不入中原，武林道上很少聽到他們的劣跡。

李三冷冷地道：

「那是我們二劍主孟一刀，三教主兒子，而我，嘿嘿，忝爲五空教的護法……」

關山月向身邊的五個詭異漢子略略一瞄，果然發覺那個被稱爲二教主的孟一刀，有著不凡的器宇，雖然是出自邪教異派，氣度上顯得異於常人，而三教主兒子，更有一種邪怪的殺氣，處處都與人不同。

關山月哦了一聲道：

「沒聽過，阿諾，五空教是什麼東西？」

阿諾大笑道：

「不是個東西……」

兩人這一問一答，立刻把二教主孟一刀和三教主兒子給氣瘋了，他們在嶺南一地領袖千人以上，門下弟子更是無數，那個見了他們不恭恭敬敬，關山月那種不屑的口吻，在他們耳裏，有若巨雷貫頂般的震動，孟一刀首先忍耐不住，叱道：

「姓關的，當心風火閃了舌頭——」

關山月面色一寒，道：

「既稱孟一刀，那刀口功夫一定有特別之處，我就領教領教你這位五空教二教主的刀法……」

阿諾長刀一斜，大叫道：

「不，玩刀，我最在行，少主，這個孟一刀就交給我，我要把他打成孟斷刀，以後讓他看了刀就怕——」

阿諾人粗心細，他知道這些人全是衝著他來的，心裏早就氣不過了，一移身子，人刀已出，孟一刀還眞人如其名，果然也是個玩刀的，不過，他那把刀沒有阿諾的刀長，是柄獨特的短刀。

孟一刀的短刋拔出，也大叫道：

「我要你死！」

一掄短刀，又快又狠的對著阿諾劈去。

刀双閃顫，一縷急嘯自刀双上飄出，那急速的聲音竟有股邪異的力量，聽進耳裏有若針刺似的——

阿諾的更快更急，但，連他自己也不明白，孟一刀的刀雖短，卻更具力量，每每讓他的刀勢遲緩，阿諾心裏一驚，頓時將手裏的大刀劈的更快，他必須制止孟一刀刀上的邪怪。

刀刀生風，刀刀怪聲，兩人已交攻數十刀——

突然間——

孟一刀的短刀發出一聲怪響，只見一蓬藍色的煙霧自那柄短刀中散發出來，剎那間將兩個人的身子全籠罩在那層藍幕之中。

阿諾雙目驟然睜不開來，吼道：

「媽的你用邪法。」

孟一刀的短刀猛然劈出，笑道：

「你死定了——」

這是孟一刀最厲害的時候，那層藍霧是五空門的法寶之一，與人對敵，只要灑出這層霧，必能封住敵人的眼睛，只要敵人吸入一點，手脚必然不會靈活——

阿諾呸聲道：

「我不信——」

十四

那層藍霧愈來愈多，已將在酒舖子籠罩在大霧之中，此刻桌椅碗盤俱飛，兩人在霧中動手，阿諾顯然是吃虧，他的刀法散亂，硬去憋住氣，招式自不敵孟一刀，那知就在這一剎那，李三和三教主的兒子居然也放出各種不同的煙霧，這些煙霧濃烈異常，居然久久不散，方濤睹狀一聲大叫道：

「兄弟，這煙有毒——」

關山月殺機一湧，道：

「邪教之徒，他們找死……」

當他發現這些煙霧果然有毒之時，他已決心要殺掉五空教的人，那隻天龍斬嘯地飄了出去，在煙霧中疾速穿梭，已連著殺了兩個漢子——

李三大笑道：

「殺——」

僅這一個字間，這酒舖子四週突然湧出數十個黑衣漢子，將這裏團團包圍起來，剎那間刀劍

俱飛，已將關山月、方濤和八通和尚團團圍住，方濤的劍更快更疾，他和八通和尚盡量不陷在那層煙霧中，連連宰殺那些衝來的漢子。

鮮血隨著慘叫流出，人也個個倒下——

鬼子和李三恍如黑夜裏的幽靈活躍在濃煙之中，兩個人目標落在關山月身上，他們必須在煙霧未散之前宰殺掉關山月，否則，情形便會不利，兩人攻勢加劇，妄想先佔上風，關山月生性耿直，最恨玩陰的，那柄劍已隨著他展動的身形顫出，他經過綠玉令主的指點後，出劍的式子更快更急，鬼子似乎不知道關山月的厲害，長劍方刺來，關山月的劍已透過他的劍幕穿在鬼子的咽喉處，鬼子慘叫一聲，人已栽在地上。

李三大驚道：

「二教主，鬼子完了。」

他嚇的急速而退，關山月的天龍斬旋盤追出，李三武功果然不錯，連晃三晃，已避開正鋒，但，天龍斬一癸難收，李三逃避再快，還是挨了一下重擊，咚地一聲打的他步履蹌踉，鑽進濃霧中。

只聽孟一刀叫道：

「退——」

僅僅這一個字，人影紛飛，這些偷襲的人來的快去的更快，剎那間走的精光，可是，地上，除了鬼子外，已躺下了幾十個死屍，阿諾連聲的咳嗽，一張臉通紅，他提著刀走出來，罵道：

「媽的，這是那個打法……」

濃霧漸漸散去，方濤連忙分給每個人一顆丸子，道：

「快服下，五空教本來就是邪教，他們鬼心眼多，利用各種邪門，增加取勝的機會，這層霧是他們與人對敵的法寶，除了能妨礙敵手的視野外，更能讓人頭重腳輕的施展不開來，他們想不到我們的武功高出他們太多，否則他們決不敢用這種方式跟我們碰面——」

阿諾一口吞了藥丸，道：

「那個孟一刀是什麼東西，居然和我不相上下，原來佔了這個便宜，下次讓我遇上，他別想再活了……」

關山月神色凝重地道：

「阿諾，想想看，誰會買你這條命——」

阿諾一震，道：

「在這百里內我那有仇家，不過，咱們和五空教可沒瓜葛，他們今天惹上咱們，殺了鬼子，嘿嘿，那只能怪他們有眼無珠——」

眉頭一皺，關山月沈思道：

「你再想想，一定有仇人……」

阿諾苦笑道：

「兄弟，眞的沒有—」

突然一連串的蹄聲，密集而急促的傳來。遠處，塵土飛揚，大約有十來騎，朝這裏疾速奔來。這些騎士俱是青一色黑衣黑褲，胸前，人人繡了個「鐵」字。阿諾抬頭一看，大笑道：

「老鐵果然消息靈通，知道我來了！」

他一眼看見了在最前面的是江浪，心裏一高興，指著江浪又叫道：

「那是老江，鐵家堡的管事……」

阿諾今天的心情顯得特別的高興，八通和他久居一處，一向知道他的脾氣。他正直天眞，高興的時候會暢聲大笑，不高興的時候又會抱頭痛哭。像今天這種情形，在阿諾的一生中還是少有！他眞正開心了，因爲他即將看到多年不見的老友，那是他生命裏的一部份……

江浪額頭上滲汗，帶著十來個兄弟風馳而至，一躍身子，人已跳了下來，伸出大手，拉住阿諾道：

「老哥哥，你也來了！」

阿諾也抱著老江道：

「老友，多少年沒見，你更年青了！」

江浪面上露出一抹笑容，但，卻有點僵硬，而目神裏更冷得有點異乎尋常，可惜阿諾被從前的那份情誼沖昏頭了，沒有細心的留意，否則—

江浪瞄了各人一眼道：

「大太陽底下甭談，進堡後再聊！」

他看看地上那些屍體一眼，面上忽然僵硬了，再抬頭，又看見兒子死在那裏，江浪的眉頭皺得更緊了！他神色冷漠的道：

「自不量力，居然向阿諾兄下手！」

阿諾呵呵地道：

「你怎麼知他們向我們下手？」

江浪嘿嘿地道：

「在鐵家堡百里之內的事情，有那件能瞞得過我的？老堡主一聽你老哥來了，立刻命小弟出來迎接，結果還是晚了一步！」

阿諾哈哈地道：

「老兄弟，別顧著說話，我給你引見引見！」

江浪一抱拳道：

「這位一定是關大朋友了，鐵家堡上下早已久聞其名了。還有這位方兄和八通兄，都是心儀已久的朋友。」

這人不愧是鐵家堡的總管，兩袖善舞，八面玲瓏，幾句話，兩片嘴，已將場面給罩住。鐵老爺子能請這種人當總管事，也就是看上他這點—夠圓滑了！

關山月祇是淡淡一笑。方濤和八通和尚各自點點頭。

江浪很識趣，立刻道：

「進堡再說吧，老爺子可等急了！」

是的，鐵老爺子是等急了，他等的—是消息！

雖是大白天裏，迎賓大廳裏還是點著兩隻大臘燭，這是鐵家堡的流傳規矩。從鐵老爺子建堡以來，這兩隻大臘燭就香火不斷的永遠點著。鐵老爺十分迷信—火旺人旺，人旺財旺，財旺勢自然旺，他相信有火斯有財的道理，可惜鐵老爺子忘了有德才有福的道理。他注意火而忘了義，對他的個性是莫大的損毀。

「香茗」、「鐵膽」是鐵老爺子不離身的必需品。還是那張太師椅子上，鐵老爺子手裏玩著鐵膽，眼睛一直是閉著的，鐵恨站立在他的身後，隨時聽喚召遣——

半天了，鐵老爺子沒說一句話，鐵恨也沒吭聲，他們在等，等最後的消息。老爺子不希望阿諾進入堡中，兩人最好不要碰面，碰面是件很尷尬的事。現在的鐵堡主已不是當年那種窮酸相了，他有身份有地位後，不希望再見到昔日那些窮朋友，或是與他同打天下的人。對他的往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畢竟過去那段日子總有些不光采。

阿諾太了解鐵老爺子了！也知道的太多了！尤其是那些見不得人的事情，鐵老爺子決不願他向人提起——

有人說：秘密知道越多的人越危險，危險的會丟了命，阿諾就是知道的秘密太多了，所以鐵老爺子想要他的命！

咚！咚！咚！…腳步聲響起了，憑鐵老爺子多年的經驗，及腳步聲的輕重，他知道鐵情回來了。鐵老爺子的眼睛睜開了，望著推門而入的鐵情道：

「怎麼樣了？」

鐵情沈重的道：

「五空教的五教主當場死了！江浪策劃的行動完全失敗，我們派出的殺手也死傷大半，孩兒已命江浪去接他們了！祇怕快進堡了！」

鐵老爺子怒聲道：

「沒用的東西——」

鐵情恭聲道：

「爹，生氣罵人都太晚了，咱們必須用咱們自己的方式解決問題，我已下令全堡進入緊急狀態。今天，一定要將阿諾解決掉！」

鐵老爺子沈思道：

「我會處理的，讓他們來吧！」

鐵老爺子能憑單槍匹馬的創立了鐵家堡，自是歷經許多艱辛困苦的日子。除了打殺拼鬥外，還要運用相當的智慧，與道上的同源們周旋抗拒，累積多年的經驗，使他有了應付各種突發事故的能力。江浪自告奮勇的替他解決眼前的障礙，他也不過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他了解阿諾，阿諾如果那麼容易對付，他也活不到今天了。何況，還有一個關山月。鐵老爺子雖沒見過，風聲早已傳來關山月是何許人？。鐵老爺子心裏已經有了譜！更何況，鐵情、鐵恨還親自會過這個人，由他們嘴裏，鐵老爺子的心情也沈重了。

暖暖的日頭，微涼的清風，予人一股輕鬆愉快的感覺。阿諾的心情特別好，他是久別重逢、重歸故里的那種興奮。他看著這座城堡由孤陋而變至雄偉，由寒愴而富裕，那種念舊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望著堡裏的栓馬柱，想起那段艱苦的日子裏，在這裏打彈子、玩麻雀，而老鐵卻苦哈哈地在這裏啃地瓜，日子雖有些淒涼，友情卻那麼珍貴，畢竟兩個人在這裏曾同甘共苦過。

江浪那會理解阿諾此刻的心情，一見阿諾站在堡中央望著那些栓馬的柱子怔怔出神，連忙道：

「老爺子等久了，咱們還是進去吧！」

阿諾嘿嘿一笑，大聲道：

「讓老鐵等久一點有什麼關係？我還眞緬懷過去——」

他是興奮得昏了頭，還是認爲眞情比酒濃，過命的交情不會隨時間而變化，左一句老鐵，右一句老鐵，他認爲這才是眞實。但，聽在堡中弟兄耳裏就不一樣了！

江浪乾笑道：

「阿諾兄，別提過去了，那些都是陳年舊事！」

阿諾聞言一怔，隨即面色一沈，道：

「沒有過去，那有現在？老鐵不是從過去那段苦日子熬過來，他會有今天麼？我和他有過命的交情，想當年——」

他還在想當年，當年就是不能想。關山月恍如察覺出味道有點變了，他眞不忍拂了阿諾這份

興頭。一伸手拍了阿諾的肩頭，道：

「阿諾，別想啦，咱們還沒拜會過鐵老爺子呢！」

阿諾一樂，連聲道：

「對！對！咱們看老鐵去！」

他們進了大廳，鐵老爺子坐在那裏，阿諾彷彿看見了親人似的，三步併成兩步的跑過去，大叫道：

「老鐵……我……阿諾——」

鐵老爺子終於站起來了，伸過手來一拉阿諾，笑道：

「兄弟，我也想你——」

阿諾眼裏有點濕潤，別看他殺人不眨眼，這會兒還眞是性情中人，摟著他這位老哥哥，拍著背後，苦澀的道：

「幾年了？你未見老，還是老樣子——」

鐵老爺子鬆了手，道：

「別顧著我們說話，怠慢了其他朋友。」

大夥都坐定了，有人奉上茶，大夥認識了，鐵老爺子一直很注意關山月。他看這個年青人，氣宇宣昂，眉清目秀，一股令人寒懼的正氣使鐵老爺子更沈重了。

他拍拍掌道：

「上菜！今天可要痛快的喝個夠——」

阿諾大笑道：

「當然了，來到這裏像回到家一樣！」

他隨處流覽，祇見那大廳氣宇宏偉，那種氣魄決非一般場面可比，鐵家堡有此雄厚財力可坐是老鐵的功勞。

幾杯下肚，阿諾的臉紅了，話也多了。道：

「老鐵，記得吧！想當年你我兄弟窮得連二鍋頭都喝不起，酒蟲上來了，我們偷進黃老實的酒舖裏摸了一大罈子喝個夠，酒喝乾，兩個人醉了三天三夜，給黃老實毒打了一頓，還直呼過癮——」

鐵老爺子的臉上尷尬極了，這些糗事，他可不願當著江浪、鐵情跟鐵恨的面一再提起，舉起酒杯，道：

「過去的，不用再說，喝酒——」

阿諾嘿嘿地道：

「不說就不說，老鐵，你還把我當兄弟不？」

鐵老爺子一怔，道：

「兄弟，當然是兄弟——」

阿諾乾了一杯道：

「很好，有椿事我不吐不快——」

鐵老爺子心裏早有數了，道：

「說！」

阿諾面色一沈，道：

「你和鼠王有交情？」

鐵老爺子沈思道：

「談不上，還算認識——」

阿諾霍地站了起來，道：

「談不上？老鐵，你想騙我？問問你兩個兒子，他們和鼠窩裏的婊兒子站在一起，差點沒要了我的命！」

鐵老爺子寒著臉道：

「有這種事？」

鐵情連忙道：

「誤會！誤會！阿諾叔誤會了！」

阿諾是直腸子，一聽鐵情矢口否認，那股子氣在心底猛然而生。他憤憤地道：

「誤會？鐵情，阿諾叔不是睜眼瞎子，我可看得明白，如果老鐵眞不知道，你們兩個一定是加入鼠王的……」

鐵恨上前道：

「阿諾叔，遠來是客……」

阿諾吼道：

「我要弄清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要不是和你爹有那麼一段交情，我阿諾早就把鐵家堡給拆了！」

也許是酒語，也許是阿諾藉酒裝瘋，他的話是重了點。但，他知道自己和老鐵的交情，這翻話老鐵不至於翻臉。何況，他祇是在教訓兩個後輩。

江浪就不同了。他一拍桌子道：

「阿諾，你睜開眼睛看看是在跟誰說話，一個是老爺子，一個是我們的大少爺，別拿往昔那

點情份就在鐵家堡耀武揚威，鐵家堡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阿諾被江浪這翻話給弄楞了！這場合怎麼說也輪不到他來說話，一個小小的總管居然敢這樣對待老鐵的朋友。他憤怒了，阿諾指著江浪道：

「他是什麼東西？老鐵，叫他滾——」

鐵老爺子沒有說話，卻在喝著酒——

江浪更大聲了，厲聲道：

「叫我滾？阿諾，你以爲你是誰？你也不過是老爺子穿開襠褲時的一點交情，那又算什麼呢？我們老爺子如今是堂堂的堡主，在道上，叫得響、耍得開，你憑什麼和他平起平坐、舉杯論交，你配麼？」

言語刻薄，話中有毒。

阿諾怒聲道：

「老鐵，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麼？」

鐵老爺子依然不語，他在沈思——

江浪冷冷地道：

「嫌老爺子待客不好，你可以滾！」

阿諾那會忍這口氣，一掌向江浪揮去。道：

「他媽的，你是什麼東西？」

江浪應該躲，他也一定能躲開這一掌。但，江浪並沒有躲，他故意讓阿諾打了這一掌。

「拍！」地一聲後，江浪得理不饒人了。嘿嘿地道：

「老爺子，你看清楚，他打我……」

阿諾不屑地道：

「殺了你又怎麼樣？」

江浪嘿嘿地道：

「現在這件事已跟老爺子沒關係了，是我們兩個人的事了。陌諾，你要還我一個公道。否則，今天你休想走出鐵家堡！」

阿諾怒聲道：

「我就不相信鐵家堡能留得下我？」

鐵老爺子那張不肯說話的嘴終於開口了。道：

「阿諾，你話太多了！」

阿諾一楞，瞥了鐵老爺子一眼，道：

「老鐵，你這口氣不像是兄弟！」

鐵老爺子眼神落在屋頂上，緩緩地道：

「我不喜歡話多的人，話多的人總是惹人嫌。你話多，討厭！對付話多的人，最好的辦法就是叫他永遠不說話！」

阿諾聞言幾乎要跳起來，這就是兄弟說的話，一個生死與共的兄弟的話。他腦子開始清醒了，一雙眼珠子幾乎要突出眼框外。

深深的盯著老爺子，道：

「你要殺我？」

鐵老爺子冷冷地道：

「殺你的不會是我！」

阿諾大聲道：

「那會是誰？」

半空裏響起一聲冷笑道：

「是我——」

是個女人。一個全身黑衫的半百女人。她的髮色麼，有一半是白的。足下那雙弓鞋雖有七寸，可是，身形卻輕靈的有如穿花蝴蝶。她從大門直闖進來，手裏倒握著一把匕首，冷怒而無情的向阿諾行來。

阿諾全身一顫，脫口道：

「桂花——」

蔓蘿村頭的桂花姐，他可清楚的記得這個女人。那段落魄窮困的日子裏，這個女人給了他很多的安慰和溫暖。但，過度的潦倒和窮困，逼使他——，他不敢再往下想了，再往下想，會讓他更加愧疚——

桂花面上好冷，冷得像塊寒冰，那對眼珠子透露著一股子寒氣。盯了半晌，冷冷地道：

「你終於回來了！」

阿諾苦澀的道：

「我來看老鐵——」

桂花哼聲道：

「不是來看我！」

女人就永遠是女人，就是會計較這種事情。阿諾從不敢想她，想她會再回到從前。他避她，躲她，而又躲不過——

阿諾黯然的道：

「妳好！」

桂花冷冷的道：

「好得想殺你、剁了你！」

阿諾搖搖頭道：

「老鐵沒照顧妳？」

桂花冷笑道：

「我的漢子跑了，誰又能照顧我？阿諾，你不念舊，我也不會有情。今天，老鐵告訴我你來了，你不見我，我來見你，咱們總要算算往日的賬！」

阿諾全身一緊道：

「是老鐵通知妳——」

他瞪了鐵老爺子一眼，突然有種莫名的反感產生。祇覺老鐵變了，變得令他惡心和寒懼。

鐵老爺子嘿嘿地道：

「我不該說麼？」

阿諾跺脚道：

「你要我好看！」

桂花點頭道：

「我是要你好看，因爲你負了我！」

每句話都不帶一丁點感情，字字句句都那麼陰酷和沈冷。她突然向前欺了過來，一刀向阿諾戳下去。阿諾居然不知閃避，那一刀已戳進了他的胸前，鮮血已流了出來，阿諾已經搖搖欲墜了。

關山月神情一變，站了起來，道：

「姑娘——」

鐵老爺子的手已按在關山月的肩上，道：

「他們的事由他們自己解決！」

關山月冷冷地道：

「老爺子，你是存心要他死！」

鐵老爺子哼聲道：

「自作自受怨得了何人？阿諾也太對不起人家了——」

阿諾忍著痛，苦笑道：

「桂花，愛得深，恨得切，這一刀你解恨了麼？」

桂花一拔手裏的匕首，鮮血猛地湧了出來。這女人心還眞狠，一抬手，又是一刀戳了下去。

阿諾這一刀挨在腰上，啊了一聲，人已蹲了下去。

八通躍身吼道：

「住手！」

桂花大叫道：

「殺了他！殺了他！」

一連又是三刀，八通躍身擋了一刀，還有兩刀，依然劃在阿諾身上。阿諾像個血人，八通已抱起他來。桂花似猶未盡的又撲上來，八通不再客氣，一脚將桂花踢在地上，這女人哇的哭了起來。

關山月沈聲道：

「走！」

幾個人抬著阿諾向外急去。

鐵老爺子望著他們的背影，嘴角上露出一抹冷笑，桂花彷彿受了極大的傷害，一時在地上癡癡地哭個不休。

鐵老爺子突然道：

「別哭了，人都走了！」

桂花一抹淚痕道：

「你滿意了？」

鐵老爺子不悅的道：

「我要妳一刀殺了他，妳卻下手太輕。桂花，我看妳還是念著那點舊情，暗中留了一手——」

桂花怒聲道：

「老鐵，你這個死沒良心的東西，我是個婦道人家，又不會武功，下手那會那麼準。阿諾身子壯，骨骼硬，能殺成這個樣子已不容易了——」

鐵老爺子哼聲道：

「他還是沒有死——」

他向鐵情、鐵恨一使眼色，道：

「盯著他們！不要讓他們離開鐵家堡的範圍！」

鐵情、鐵恨和江浪都走了，鐵老爺子眼見四下無人，伸手拉著桂花的手，低聲道：

「桂花，妳明白的，殺阿諾必須要有理由。我和他有八拜之交，殺他，人家會說我不義。而殺他最好的理由就是妳，妳是殺一個負心郎，別人不會想到是我。」

桂花冷冷地道：

「老鐵，我現在才知道你有多壞，做任何事都會有個藉口，我除了讓你利用外，你還把我當什麼？」

鐵老爺子嘿嘿地道：

「是我的姘婦呀！」

桂花冷冷地道：

「別忘了我還是阿諾的老婆！」

鐵老爺子哼聲道：

「他不配，你們沒拜過堂，祇不過睡過幾次覺。桂花，別忘了，不是我，妳們母子早就餓死凍死了。」

桂花不屑的道：

「所以你恨阿諾，祇因爲阿諾是我的漢子！你卻不想想，朋友妻不可欺，阿諾祇要活著一天，你就不該碰我。」

鐵老爺子怒聲道：

「妳他媽的也不是三貞九烈——」

桂花氣的全身直抖，手裏的匕首握得很緊——

突然——

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赤著雙足跑了進來。他一看地上一灘血，桂花手裏握著刀，睜大了眼睛，道：

「娘，妳殺人了！」

桂花連忙把刀放下，搖搖頭道：

「小武，娘沒有——」

小武瞪著鐵老爺子，道：

「是不是他又欺負娘了？」

小武彷彿常常看見娘在暗中哭泣，每次都是鐵老爺子在場，小武心裏早就不平了。從有記憶以來，他就不滿鐵老爺子的態度。

桂花又搖搖頭，眼裏卻都是淚——

小武睜大了眼，想了想，道：

「那個阿諾是不是我爹？」

桂花一震，臉上一片惶悚之色。

鐵老爺子也是一怔，想不到這孩子知道的這麼多。暗中一咬牙，忖道：

「小雜種，你知道了就別想活了！」

桂花急忙搖搖頭道：

「別胡說，你爹早死了！」

小武眼裏暴閃著一片恨意，大聲道：

「還騙我，阿丁伯通通告訴我了！他看見我爹來，也看見我爹給人抬了出去。妳和姓鐵的聯手殺我爹。小武會替爹報仇——」

這孩子說完話，一拔腳向外面狂奔而去。桂花在後面喊著叫著，這孩子頭也不回的，一路跑出去——

鐵老爺子恨聲道：

「那個老丁——」

老丁是他和阿諾年青時的玩伴，三個人天天玩在一起，對他們之間的事知道的最清楚。桂花和阿諾是對戀人，鐵老爺子趁阿諾流浪江湖時佔了桂花。老丁氣在心裏，恨在心裏。阿諾回來了，老丁據實告訴小武一切事情，鐵老爺子恨自己沒殺了老丁，殺了老丁，就不會有今天的事了——

阿諾給抬了出去，他給抬到了老丁的那間破屋子裏。老丁從阿諾來鐵家堡時便已留了意，守在堡外的暗角裏，他也是要看看自己這位老友。等阿諾負了傷，老丁再也忍不住，熱淚涕泗的衝向前來，把他們引進自己的破屋子裏。老丁別無所長，就是會治療些外傷，也就是有了這點手藝，在鐵家堡才能混得那麼熟。再加上鐵老爺子還算念那麼點舊交情，堡中上下，有人練武受了傷，總會送到老丁那去治療——

老丁邊流著淚，忍氣道：

桂花那女人，心眞狠，居然下這麼重的手！」

阿諾的傷不輕，他還是那麼瀟灑，嘿嘿地道：

「老丁，別恨她，是咱們負了人家！」

老丁呸了一聲道：

「那個賤貨，虧她下得了手！」

他一邊罵，一邊替阿諾止血，這老小子還眞有一套，阿諾那麼深的刀口子，他居然能讓它止了血，不但止了血，也讓阿諾不痛了。

阿諾大樂，道：

「老丁，你眞行！」

老丁臉色一沈道：

「別高興得太早，老鐵未必會讓你活下去！」

阿諾一怔道：

「老鐵怎會要我的命？」

關山月鼻子裏一聲冷哼道：

「阿諾，咱你兄弟全看出來了，你那個老兄弟可沒把你當兄弟，他是有意要置你於死地，才安排了桂花那一幕。可惜，你樂昏頭了，雖然挨了刀，還在兄弟長兄弟短的——」

阿諾一呆道：

「他沒理由殺我呀！——」

老丁冷冷地道：

「有理由，祇是你不會相信。」

阿諾神情嚴肅的道：

「說！」

老丁唉了聲道：

「桂花，是爲了這個女人！」

阿諾忘了自己身上傷的很重，聞言要從床上爬起來，他氣得頭髮直豎、兩眼如鈴，吼道：

「桂花和老鐵——」

這那是朋友？那是兄弟？兄弟佔了兄弟的老婆，居然還設計她來殺害自己，手段眞是毒烈，蕩婦淫夫，竟是自己最愛最敬的人。

阿諾哭了，哭得眼都紅了——

突然——

遠處傳來一聲尖叫道：

「爹——」

大夥正在怔疑間，祇見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赤著一足，推門走了進來。他筆直的撲向床邊，眼裏盡是淚水，凝視著阿諾道：

「你就是我爹——」

阿諾一怔道：

「我那有兒子？小友，你認錯人了！」

那孩子大聲道：

「我決錯不了！丁伯伯已經全部告訴我了，你就是阿諾老爹！爹，我叫小武，是你的兒子，娘也是這麼說的——」

小武眼裏幻化著一片希冀之色，他眞想撲向阿諾的身上喊聲爹。可是，他不敢，他不知道這個陌生的父親會不會認他這個兒子。他在等，等他的父親喊他一聲——

阿諾顫了顫道：

「我那有兒子！」

老丁淒然的道：

「阿諾，你和桂花分手後，桂花半年後就生下小武，她相信你會回來看她們母子，就在蔓蘿村守著那間破屋子。你知道，咱們這裏的冬天也難熬呀！隆冬大雪，漫漫日子，挨餓受凍的日子不好過呀！那時，老鐵是咱們這裏的大戶，他可沒伸援手濟助她們母子。桂花低頭去求他，老鐵開出了條件——，桂花不能眼睜睜的看小武餓死，於是——」

老丁娓娓敘來，阿諾人已氣得人仰馬翻，吼道：

「畜牲！畜牲！」

小武顫聲道：

「爹，你現在相信我是你兒子了吧！」

阿諾一把摟過小武，眼裏流著淚，道：

「兒子——」

小武泣道：

「爹——」

父子相認，本是件相當可喜的事情，但，在歡欣中卻又帶著一股淒涼。關山月和方濤悄悄地退出了屋外，他們知道這時候外人是很難插手的。老鐵毀了道上兄弟的義氣，佔了兄弟的妻子，按道上的規矩，那可是要染血的大罪！

方濤沈思道：

「兄弟，這件事——」

關山月沈思道：

「這要看阿諾了——他如何處理，咱們做兄弟的祇有跟著他，如果他善心大發，饒過了老鐵，那也要他心甘情願，我們不便表示意見——」

方濤苦笑道：

「兄弟，你必須先有心理準備，即使阿諾肯饒了老鐵，老鐵也未必肯放過阿諾。鐵家堡已成氣候，鐵老爺子不會讓他的醜事傳揚出來，咱們要小心應付——」

長吸了口氣，關山月道：

「姓鐵的不敢——」

方濤搖搖頭道：

「還是小心點的好，他能不念舊情，連自己的兄弟都要殺，證明他已喪心病狂，毫無理智了——」

語聲甫落，屋內的阿諾已吼道：

「我要殺了他！」

是老丁的聲音，道：

「我的爺，有話也得等你的傷好了才行！」

阿諾還是吼道：

「不行！這口氣我嚥不下！」

方濤向關山月一施眼色，道：

「瞧吧！有熱鬧了——」

十五

人就怕嚥不下這一口氣，阿諾嚥不下這口氣，鐵老爺子又何嘗能嚥得下這口氣。鐵老爺子今夜是一束黑衣，他站在大堡的中央，望著自家子弟五十餘人，個個都是刀劍貼身、精壯勇悍，心裏有著貼切的感受。這些鐵家堡的精英俱是他一手訓練的，他相信憑藉著鐵家堡數十年的基業要殺掉關山月和阿諾應不會有太大的問題。鐵情和鐵恨早已準備委當，他們兄弟是見過關山月的身手，心裏是眞有點嘀咕。鐵情終究是老沈一點，低聲道：

「爹，不再考慮了？」

鐵老爺子哼地一聲道：

「鐵家堡怕過誰？一個小小的關山月又能嚇唬的了誰？兒子，爹決定的事從不後悔——」

鐵情嚅嚅地道：

「大右使武功如何，爹應該清楚的很！結果他栽了——」

鐵老爺子哈哈大笑道：

「鼠王那兩個左右使我都見過，功夫是有點，可惜太驕了。爹今夜親自出手，不怕姓關的不

低頭！」

老爺子的脾氣如何？兩兄弟清楚的很。鐵情知道再說無益，默默地盤算著這些人手是否會派得上用場。江浪負責打聽消息，他很快的回來了。人已到了老爺子的面前，鐵老爺子急聲道：

「有消息了麼？」

江浪恭聲道：

「確實住在老丁那裏。他們好像要長久住下來似的，沒有任何動靜。老爺子，現在下手還正是時候——」

「嗯！」

老爺子嗯了一聲，道：

「記住！我不准一個溜走或活口！」

江浪猶疑的道：

「老丁呢？」

鐵老爺子狠聲道：

「殺——」

他像是又想起什麼事情一樣，一轉頭又道：

「記住！千萬別讓桂花知道——」

桂花那女人的心，鐵老爺子清楚的很，兩人雖然姘居了這麼多年，他還是向著阿諾。從今天出手上，老爺子已看出兩人間還是有那份濃情厚愛，他氣桂花更恨阿諾。於是，他決心要殺了阿諾，這樣才能使桂花死了心——

沒有人敢發聲，鐵老爺子面上的殺氣更濃了——

數十個彪形漢子向夜中行去，正是走向老丁的宅子。

夜已深沈。

空氣顯得特別冷寒，還有一陣霧冉冉繚繞，老丁那間破屋子像隻野貓似的靜靜伏在夜裏。兩三戶人家連接在一起，俱是莊稼人家，睡得早也起得早，而這時候正是熟睡的時刻——

江浪的一雙眼珠子，像寒夜裏的貓頭鷹一樣，已緊緊盯在那間屋子上。他看了看自己兄弟，已將這間屋子圍困起來，鐵老爺子和鐵氏兄弟站在遠處，在那裏嚴密地監視著，江浪知道是時候了。一聲呼嘯，已有人將那間屋子的門踢開，有幾個兄弟揮舞著刀劍衝了進去。

一陣砍殺之後，連著幾聲慘叫——

挺順利的，居然沒有反抗，五六條人命就這麼解決了，江浪仰天大笑了。他嘿嘿地道：

「回堡吧！」

鐵情也是一怔，道：

「爹，他們怎麼會睡得這麼死，一點警覺性都沒有——。」

鐵老爺子聞言一怔道：

「有沒有弄錯地方？」

鐵家堡弟子個個都是殺人的高手，經驗豐富、行動快速，但，敵手也不弱，爲何連一點點反應都沒有，鐵老爺子愈想愈不對。他臉色一變，沈聲道：

「速退——。」

畢竟是老江湖了，這種反常的跡像，提高了鐵老爺子的警覺性，他做了瞬間的決定，要撤離自己的弟兄——

驀然間——

酷厲的一聲冷笑，自這空野裏如幽靈樣的響起——

江浪的神色一變，道：

「是誰？」

霧影裏，四五條人影緩緩而現。關山月那張臉冷厲的比一層寒霜還厚，方濤和八通和尚緊緊貼在關山月的旁邊，阿諾由老丁伴著，已和他們正面的碰上了——

關山月冷冷地盯著鐵老爺子，道：

「老爺子，想殺人滅口麼？」

鐵老爺子嘿嘿地道：

「姓關的，你果然是個高手，鐵家堡沒有偷襲到你，那並不表示你特別幸運，我老頭子在未來之前，已預料到會有這種結果——。」

「嗯！」

關山月不屑地道：

這只能解說是你眼前的對手太强了，一切都不在你的掌握中。鐵堡主，你不該用這種方式來動手，鐵家堡很可能由於你一時衝動而毀於今夜——。」

江浪呸地一聲道：

「你他媽的是什麼東西？居然教訓起老爺子來了！姓關的，鐵家堡不是普通地方，這裏還輪不到你——」

一寒臉，關山月道：

「住嘴！這裏那有你說話的地方——。」

江浪在鐵家堡也是千人之上一人之下的重要人物，除了鐵家父子外，那個不對他恭敬有加？

關山月突然喝叱他，居然將這條漢子給震住了。他望著關山月那張冷寒的臉，一時不知該怎麼說——

阿諾殺氣燃眉，衝過來，道：

「老鐵，你今夜是來殺我麼？」

雖然老丁已將老鐵的種種說給阿諾聽了，阿諾終究還是有點懷疑，與自己有八拜之交的老兄弟會是個這樣惡毒心腸的人？佔了他的老婆還要殺人滅口——

鐵老爺子神情略異，嘿嘿地道：

「老弟兄了，我是來看看你傷得怎麼樣？」

貓哭耗子，鬼話連篇，這番說辭鬼才相信。阿諾眼裏滾動著圓潤的淚水，望著這個道義淪喪的兄弟，道：

「老鐵，如果你眞要阿諾的命，你只要交待一聲，阿諾不會在乎這條命，你不該用這種方式對付我，我爲我們的那段交情難過——。」

鐵老爺子怒聲道：

「阿諾，我們有交情麼？」

阿諾一怔，道：

「當然有——。」

鐵老爺子呸了一聲道：

「有個屁！當年桂花，你我都是苦哈哈的時候，你他媽的眼裏祇有桂花，你們兩個睡他媽的熱坑，而我躲在屋簷下挨餓受凍。那段日子我恨你——。」

阿諾一楞道：

「你吃醋！」

鐵老爺子恨聲道：

「不錯！你明明知道我也喜歡桂花，他媽的你卻獨佔了。我不服，桂花憑什麼是你的？我發誓，一定要奪回桂花，你給了我機會，桂花終於是我的——。」

阿諾怒道：

「朋友妻呀！你能欺麼？」

老鐵嘿嘿地道：

「我喜歡的我一定要擁有！這幾年桂花吃的用的那一點少了她的？她跟著我比跟著你强——。」

阿諾咬牙道：

「你滾吧！桂花永遠是你的了！」

雖然他還是深愛著桂花，雖然他的老兄弟佔了桂花，他還是念著過去的那點情份。兄弟嘛！老鐵可以不義，阿諾卻不能無情，他原諒了他，而不想過去的那段濃情厚誼碎裂的片斷無存！他還念舊——

鐵老爺子臉色鐵青了！天下有誰敢叫他滾？而阿諾是唯一的漢子，他咬了牙，道：

「阿諾，我要你的命！」

阿諾看了看四處，道：

「老兄弟，識相點！憑你們這點道行，祇怕會栽得很慘。我眞擔心，鐵家堡會在一夜之間消逝——。」

鐵老爺子吼道：

「大膽！居然這樣瞧不起我老鐵！」

嘿嘿，阿諾不屑地道：

「不信！你盡可試！」

鐵情朝前一躍，道：

「爹，動手吧！他們不會相信咱們鐵家堡的實力。」

「嗯！」

鐵老爺子的手舉起來了，那是殺人的訊息。

五六十條鐵家漢子已將這裏團團圍住了，鐵老爺子對這些久經訓練的兄弟有著相當大的信心。鐵情、鐵恨和江浪三人各站一個位置，各帶著十幾個弟兄，要展開獵殺行動。憑鐵家三大高手的能力，鐵老爺子不信關山月能抵擋得住。

關山月沈聲道：

「阿諾，退下！」

阿諾雙目通紅，緊緊抓著刀，道：

「不，我跟這個婊子兒拼了！」

鐵情的雙目已冷得沒有一絲情份，他在鐵家堡一向負責訓練殺手的工作。此刻，他正要考驗一下訓練的成果。沈聲道：

「殺！」

那個字從他嘴裏綻放出來，這四五十個漢子的身子已展動了，刀影和劍光隨著人影的動而旋起，鐵恨和江浪首先展開攻勢，他們的目標是關山月。關山月是他們心目中最大的敵人，殺了關山月，就等於毀了這個小組合，連老鐵也是這種想法。關山月凝重的道：

「老方和八通封住他們！」

天龍斬如一縷疾射的幽靈，嘯然聲中飄了出去。它眞是特俱威力的一種武器，飄高之後，瞬息而落，幾個大旋轉，已削掉五個漢子的腦袋瓜子。

鮮血和著慘叫聲隨地而起——

關山月的劍更不容情，先殺了兩個撲過來的漢子，已逼向江浪和鐵恨。那激顯的劍刃帶著絲絲之聲，硬將江浪和鐵恨逼退了七八步。

他的劍法威力覇悍，江浪和鐵恨雖是勇將，但遇上他，他們自感有點招架不住。若不是手下弟兄的輔助，兩個人很可能中劍。但，關山月放過他們，卻沒放過那幾個拼命的漢子，又有三個倒下。

方濤更不客氣，他的大鐵劍是他成名江湖的武器，施展開來，橫掃而去，一劍下來，總有兩個會栽在地上。但聞慘聲不絕，一片淒慘——

八通的雙掌也不弱，已擊退了一波一波的攻勢——

鐵老爺子的臉色越來越凝重了。他在這夥人的身上已感覺出壓力的沈重，向鐵情施了個眼色，道：

「把那兩個人放出來吧！唯有利用這兩個人才能對付得了姓關的，雖然咱們冒的險很大！但，明知道這兩個人是魔鬼，也要和魔鬼在一起！」

鐵情變色道：

「爹，放出這兩個東西會給咱們鐵家堡帶來極大的麻煩！爹，咱們還是三思——。」

「哼！」

鐵老爺子冷冷地道：

「若給姓關的砸了鐵家這塊招牌，咱們更麻煩了！」

鐵情語結了！他不知道如何挽回父親的決定，鐵老爺子的脾氣是固執而頑强的，他決定的事沒有人能改變他，鐵情對這位老父的脾氣太了解了，他是不計後果的，唯有順了他才能遏阻他那火爆的脾氣。

鐵情已將事先預備好的火硝子捻在手中，他一句話也沒再說，已捻動火硝子，將藍色焰火發了出去。

阿諾雖然傷勢沈重，不屑地道：

「討救兵啦？」

藍色火焰騰空而起，照得空中透亮，但聞遠處蹄聲得得而起，是自鐵家堡方向而來，鐵家堡能夠如此快速的興起，鐵家父子的努力固爲因素，還有一項則是別的幫派所沒有的長處，就是紀

律嚴明、要求效率，鐵老爺子善謀略、精算計，早已將自己的伏兵暗中安排好。如果自己需要援手時，那支伏兵就能眨眼趕來，決不誤事。火焰一起，蹄聲已聞，一里路程也不過是眨眼而過——

遠處，塵土飛揚，車聲轆轆。怎麼？還有車聲？眞的有車！是輛四輪快車，上面馱著一具大鐵籠，裏面站著兩個虬髯漢子，凶惡的瞪著前方——

八個配劍的漢子押著這輛囚車疾速而來，眨眼間已經到了眼前，鐵老爺子在車子甫至之時，已沈聲道：

「范龍、晏大海，可願談個條件？」

那個叫范龍的大鬍子嘿嘿地道：

「老鐵，你他媽的難道會放了我們？」

鐵老爺嘿嘿地道：

「放你們可以，不過有個條件！」

范龍一瞪眼道：

「什麼條件？」

那晏大海已罵道：

「他媽的，你姓鐵的祇要放了咱們，我頭一個殺的就是你！你這個老小子居然勾引別人將咱們囚在這裏！」

鐵老爺子冷笑道：

「晏大海，各大幫派人人都想置你們兩人於死，我姓鐵的冒著身家性命的危險將你們兩個囚在這裏，無非是讓你們能活下去。你們不但不感激，反而怨恨老夫！哼！怨就怨，老夫這是給你們一個機會，願不願意看你們自己？」

范龍大聲道：

「姓鐵的，你說吧，老子先聽聽看！」

鐵老爺子嘿嘿地道：

「看看那個姓關的，我要你們殺了他！」

范龍和晏大海不禁一怔，鐵老爺子在目前江湖也是個狠角色，何以這個年青後輩都處理不了？他們兩個不覺向場子裏望去，關山月此刻神勇如神的連續博殺七八個漢子。鐵恨和江浪雖然驍勇奮戰，但，決然近不了關山月的身邊。

范龍眉頭一皺，道：

「他是什麼人？」

鐵老爺子嘿嘿地道：

「一個來自大莫的小子，聽說是獨孤老人的弟子——。」

范龍和晏大海聞言互相望望一眼，眼裏頓然幻射出一股冷厲怨毒的恨意，鐵老爺子略略一怔，這兩個怪漢已同時大吼道：

「放我們出來！」

鐵老爺子冷冷道：

「你們還沒答應老夫呢！」

晏大海呸地一聲道：

「姓鐵的，你先放我們出來，那姓關的交給我們兄弟了！」

鐵老爺子不信的道：

「說話算話？」

范龍冷笑道：

「我兄弟決不是放屁！」

鐵老爺對這兩個武林怪客的脾氣倒是清楚得很。這兩個被江湖公認的凶徒是天下皆知的無惡不作之輩，可是這兩個人唯一的好處就是言而有信、不會騙人。

鐵老爺子嗯了一聲道：

「開柵！」

鐵情猶疑的道：

「爹——。」

鐵老爺子哼哼地道：

「諒他們也不敢騙我們！」

鐵情長吸口氣道：

「好吧！」

一揮手，立刻有人將那輛囚車的門打開了。范龍和晏大海久居囚車之內，突然有人將車門打開，兩個人在一樂和一喜之下，雙雙向車門衝去，居然碰擠在一塊，震得那輛囚車簌簌而響。兩個人互看了一眼，居然仰天哈哈大笑起來，一翻身，兩個同時躍了出來。

范龍大笑道：

「自由了！再也沒有人能關得住我們了！」

晏大海嘿嘿地道：

「殺！殺！殺！殺那些婊兒子，他們關了咱們七八年，這個仇如果不報，嘿嘿，我老晏決不

甘心！」

他說的咬牙切齒，眼裏散射著一股逼人的殺意。鐵情對這兩個怪客的來歷相當清楚，暗中運功，愼防這兩個漢子的突然出手。

范龍瞪了鐵老爺子一眼，道：

「念在你養了我七八年的份上，暫時還不殺你。不過，你也別高興的太早，我老范已看上你們鐵家堡，你姓鐵的要把堡主之位讓出來——。」

鐵老爺子對這兩個怪人的話語也祇是淡淡一笑，他知道這兩個怪漢行事一向是隨所欲爲，不按一定準則行事，他冷冷地道：

「解決姓關的，你們就自由了！」

范龍嘿嘿地道！

「會的，那小子決跑不掉！」

他們兩一施眼色，雙雙向場子裏撲去。關山月的劍已如水樣的放出，那一劍已削掉江浪的滿頭髮絲，縷縷髮絲正在空中散揚，江浪早已嚇得面無人色。此刻猛然見到兩個怪漢向自己撲來，移展身形，人已飄出七八尺——

范龍吼道：

「通通住手！」

全場的人全被這聲大吼給震住了！一回頭，已見范龍和晏大海已站在關山月的面前，鐵情和江浪長吸了口氣，兩個人已萎頓的退向一旁，此刻被殺的漢子已有十七、八個漢子之多，皆是鐵家堡的精英。這是最慘的一次。關山月面帶微笑的一回頭，已看見這兩個怪漢子了。他冷冷地道：

「你們兩個也是鐵家堡的人？」

晏大海吒地一聲道：

「放你媽的屁！鐵家堡那有資格請得起我兄弟？」

關山月淡淡一笑道：

「鐵家堡請不起你，你一定是大大有名的人了！這倒奇怪了，既是大人物怎麼讓鐵家堡給囚住了？」

范龍聽話聽頭不聽尾，先聽關山月說他是大人物，忍不住哈哈大笑，得意至極。聽到最後，又使他覺得窩囊和難堪，祇氣得滿臉通紅、暴跳起來，吼道：

「姓鐵的老小子，早晚會跟他算賬！」

關山月不屑地道：

「你現在就可以報仇，爲什麼不動手呢？」

鐵老爺子眼裏泛射出一股陰毒的冷光，關山月的語聲，字字句句皆入耳中，他悚然之際，直想不到關山月不但會殺人，還會火上澆油，那份沈著的心機並不遜於他姓鐵的，這個人難鬥得很——

范龍嘿嘿地道：

「我老范說話算話！答應姓鐵的要先殺了你，殺了你之後，自然會再殺姓鐵的！」

搖搖頭，淡淡一笑，關山月道：

「可惜——。」

老范一怔，道：

「可惜什麼？」

關山月不屑地道：

「范龍，你眞是癡人說夢！姓關的那有那麼容易對付？你和那個大個子是來送死！」

晏大海呸地一聲道：

「我連你師父都不怕，還會在乎你？」

他是個較不用大腦的人，隨性行來。話聲一落，那隻大巴掌已凌空而落，掌勁雄厚，果非尋常。范龍更不待慢，一連搗出兩拳，硬往關山月身上擂去。關山月面臨這兩大高手的襲擊，當眞是心中立凜，他知道這兩個人是與他師父同輩中人，一定有其獨到之處，一見拳掌俱來，身子立刻一矮，手中的劍一抖，迎著晏大海的巴掌斬去，而天龍斬已斜斜飄向范龍。

范龍嘯然一掠，他認爲自己這兩拳的攻勢夠快了，但，關山月的反應更快，天龍斬的威力太大了，他嚇得縮身收拳疾退。但，天龍斬是獨孤老人所獨創的武器，若不知性能的人萬難閃避。范龍久被囚住，甫被放出來，手腳俱未靈活，雖然避得快，天龍斬仍然嘯然的旋向他的肋骨處射來。

范龍大驚道：

「邪門！」

他眼見那天龍斬已臨近了身邊，在閃無可閃下，他的左手掌疾速的拍了下去，那隻手掌已給天龍斬劃開了。清楚可見的指骨，隨著天龍斬的曳落，已滲出了鮮紅的血水。范龍寒顫的暴退，他警悟的猛一抬頭，晏大海未必比他幸運。那支幻化快速的長劍，已隨著關山月移動的身影插進了老晏的肋骨裏。老晏痛得向外一移，血自肋骨間流射出來。

晏大海顫聲道：

「老范——。」

范龍伸手一拉晏大海道：

「快走！」

兩個人的身影疾速的往外奔去，鮮血一路滴下來。鐵老爺子神色變了，他眞沒想到這兩個老東西這麼沒用，一招之間便潰不成軍。跺脚道：

「他媽的！」

鐵情詫聲道：

「爹，他兩也太不濟事了，怎麼這麼沒用！」

鐵老鐵恨聲道：

「他們要了咱們！」

江浪一呆道：

「要咱們？」

鐵老爺憤憤地道：

「眞想不到這兩個死東西也會玩心眼，他們故意受點傷好保住他們的信用。嘿！他們可是大錯特錯了！我能放他們出來，也一定能抓他們回來！」

鐵情一怔道：

「爹，我不懂！這兩個人既然跑了，他們就不會再回來了，從今天起咱們鐵家堡更要加緊防備，防止他們兩個的報復。江湖上誰不知道老范愛色，老晏愛殺——。」

鐵老爺子嘿嘿地道：

「他們會跪著要求要回來，再回到囚車內！」

即使親如父子的鐵情鐵恨，也不知道其父說這話的意思。他們雖自小就跟著老父在江湖上打滾，但，鐵老爺子賣的是什麼玄虛，他們也猜不著。他們祇知道眼前的關山月太可怕了，鐵家堡栽的兄弟已有幾十個！

江浪吼道：

「老爺子，殺吧！兄弟死的太多了！」

鐵老爺子陰毒的瞅著關山月，道：

「毀不了他，鐵家堡就要從江湖上除名了！」

他的右手突然的伸進了左手的袖子裏，臉上神色越來越凝重。阿諾對這個老兄弟的底細太清楚了，見狀大叫道：

「少主，當心毒箭！」

關山月神情略異道：

「我會注意的！」

鐵老爺子的右手已經從左手的袖子裏抽了出來，手裏多了根黑烏烏的鐵簫。簫呈七孔，醜陋怪異，而簫身更是細的如小姆指。他望著關山月嘿嘿地道：

「你可敢聽我一曲？」

關山月淡淡地道：

「眞想不到你還懂得音律！可惜，簫律悲涼，能奏出神韻的人不多。我眞怕你誤了神器！」

鐵老爺子一震道：

「你也懂得簫？」

關山月搖搖頭道：

「那倒不敢！祇是像你這種不存仁義的人也會玩這個，倒是很出乎意料！」

鐵老爺子恨聲道：

「瞧著吧！你會死在他的音律之下！」

雙手斜捧鐵簫，七孔已按上指頭，鐵老爺子的神情肅默，輕撮嘴角，一縷顫動的音律自簫孔裏揚了出來。關山月頓覺身子一顫，彷彿在炎炎夏日突然跌進了玄冰絕谷，一陣冷一陣寒的令人抖擻。他急忙深吸口深，雙目緩緩閉下，佇立在地全神貫注的聆聽這縷怪異的簫聲。方濤和八通和尚卻已受不住了。盤膝坐在地上，暗中調息，希望能制住這怪異的簫聲。

阿丁是個不諳武功的老人，他彷彿未覺似的，隨手拿出兩顆石丸子塞在阿諾的耳中。眞怪！阿諾竟然眞聽不到那刺耳的簫聲了。

簫聲一起，鐵情、鐵恨及江浪三個人已隨聲音旋轉起來，他們踏行的步子竟是玄天七斗的步法，手中長劍已閃顫的向關山月劈去。

簫聲能擾亂心神，擊劍能藉機殺人，鐵家父子已練成了一種陣法，用這種方式殺人——

關山月的雙目突然一睜，手裏的天龍斬和那柄軟劍已悠然地擊在一起。叮然一聲清脆地響起，清脆中透著激昂，使那悲淒的簫音驟然一斷，一縷劍光穿射而去，江浪那旋轉的身子已晏然倒下，鮮血從他的喉頭間流了出來，他已中劍而死。

鐵情大吼道：

「媽的，你殺了老江！」

他猛撲過去，人像瘋了一樣，關山月雙目又閉下了，他祇覺得耳中嗡嗡直響，一顆腦袋像要裂裂了開來。那淒涼的簫聲能讓他回想到從前的種種不如意，更怪的是眼前人影搖動，俱是小玉那一張清新可愛的臉龐。

鐵情和鐵恨的劍已左右攻來，關山月居然毫無警覺的在那裏癡迷的笑著，那是小玉的臉龐勾起

了他的笑意。阿丁突然的抬起頭來，唉呀了聲道：

「危險！」

眞奇怪！老丁這聲「危險」，竟能穿透那如裂石的簫聲。兩個字如同重錘般的震進關山月的耳中，關山月神智猛地一清，兩支劍已左右殺來。他疾速的一個旋轉，手中劍已藉這一轉之勢，切入鐵恨的肚子上。鐵恨慘叫一聲，肚子已被切開來，腸子已隱然可見。

他顫叫道：

「爹—。」

鐵情魂魄俱裂地道：

「弟弟—。」

關山月決對不會放棄任何能擊殺敵人的機會，他一劍砍向鐵恨，身子已凌空拔起，一劍隨著切下，鐵情的右臂也削了下來，動作之快，眩人耳目。

叭地一聲，一隻手臂掉在地上。

簫音曳然而止，鐵老爺子已萬念俱失的瞪著關山月，一副決然不信會有這種結果的神情，鐵情慘號聲中倒坐在地，痛得他連淚水都流出來了。

鐵老爺子自失神中醒了過來，道：

「姓關的，我要你的命！」

關山月冷冷地道：

「這是你的下場，已夠你難過一輩子了！」

老丁突然的吁了一口氣，道：

「好險！好險！」

鐵老爺的目光倏地落在老丁身上，恨聲道：

「老丁，你是眞人不露相！」

老丁慌忙地道：

「老爺子，你說什麼我不懂！」

老爺子嘿嘿地道：

「我眞是看走眼了！你，阿諾，我，三個從小一起長大，玩在一塊，吃在一起，我們練功你總是自己玩泥巴，誰也不會想到你有了這麼一身好功夫！」

老丁苦笑道：

「我會功夫，別開玩笑了！」

老爺子恨恨地道：

「別裝了！老朋友了！你那聲獅子吼毀了我的穿腸簫聲。舉世中能有這份功力的不多。老丁，眞難爲你了，居然能騙過我幾十年，你也讓我更恨你了！如果你不施展獅子吼，現在躺下的決不會是我兩個兒子，應該是姓關的，我兒子是你害死的！」

老丁搖搖頭道：

「老鐵，你又看錯人了！」

鐵老爺子瞪眼道：

「看錯也好，不看錯也好！今天我要你和姓關的賠我恨兒的命來！別以爲我死了個兒子，就會罷手。告訴你，老丁，你讓我更有鬥志！」

面色一沈，老丁冷冷地道：

「看在多年的情份上，你帶著你的人快滾。不仁者必有報，我實在不想殺你，看你對待阿諾的樣子，今天祇是一點小警惕！」

鐵老爺子怒聲道：

「媽的，你教訓我！」

他一提身子，人已衝了過來，揚起手中鐵簫，對著老丁的頭敲下，他是個功力深厚的人，出手速度快，下落之勢更大，阿諾雖然傷得那麼重，他還是擔心老丁承受不住這沈重的一擊，人已

擋在老丁的身前。

那知老丁的動作更快，一拉阿諾，右手已抓住了鐵老爺子手中的長簫，一扭一拉，那支黑鐵製的鐵簫已落在老丁的手裏。

老丁冷冷地道：

「這種東西也能殺人！」

那支鐵簫在他手裏，像麪團似的，一揉一搓已捲成鐵球。鐵老爺子面如死灰的望著這一幕，嚇得幾乎呆住了。他決沒想到像老丁這麼個貌不起眼的老實人，會有這麼渾厚無極的內力，能在舉手間將一支硬如堅石的鐵簫化成一塊凡鐵，這不是普通人能辦到的！

鐵老爺子的心一涼，顫道：

「你——！」

老丁不屑地道：

「窮玩這套，我老丁祇是不想眩耀！」

鐵老爺子惶悚的道：

「老丁，你有這麼好的功夫，爲什麼不出道江湖？憑這身本事，天下早已予取予求，何需——？」

老丁淡淡地道：

「你好名沽利，我淡泊無爭，我們是兩條路！」

鐵老爺子低聲道：

「老丁，如果和我合作，何愁不予奪天下？」

老丁大笑道：

「你是個能合作的人麼？老鐵，這麼多年來，我已看得太多了。阿諾待你如何？結果你要殺他？」

鐵老爺子怒聲道：

「他不同，他敢和我爭、和我搶。而你不一樣了，你溫和善良，你好相處——。」

老丁搖搖頭道：

「老鐵，別廢心機了，我不會上你的當！」

鐵老爺子一指地上的鐵情和鐵恨，道：

「老丁，看看那兩個孩子，他們都是你的晚輩，一個死，一個斷臂，這個仇我非報不可，你和我是老友也是好兄弟，你不幫我，誰幫我？」

老丁不屑地道：

「我不會幫你做壞事，你不該找我。」

鐵老爺子長吸口氣道：

「好，老丁，這筆賬我會記下的。天下除了你，有的是能人，咱們走著瞧，鐵家堡不會就這樣倒下——。」

說完，他已扶起鐵情，含著一股怨毒的恨意掃過每個人的臉上。鐵家堡今天栽得很慘，隨來的弟子死傷過半，江浪和鐵恨當場身亡，阿諾心裏也有份傷感。望著這個曾結過義、拜過頭的老兄弟背影，心裏掠過一抹悲涼，但願這位老友能洗心革面，也許還有另一番作爲——。

歷史改寫他們在

武俠

十六

夜深了。

幾顆稀疏的寒星高高掛在雲空裡，眨動著稀落的星光，閃閃的透了下來，三更後！

灯是滅著的，滿屋子漆黑，鐵老爺還是坐在那張椅子上，他眼裡含著一些晶瑩的淚水，臉上一副悲悽哀傷之色，而人也突然蒼老了許多，他那股剛勁的豪情已隨著兒子的逝去而消逝，在人前，他決不會掉下半滴眼淚，而現在，夜深人靜，他再也憋不住心中的悲痛，躲在小房間裏，任淚水沿著腮頰流下來，他也有脆弱的一面，鐵家堡在一片靜謐中顯的出奇寒索，遠處的蛙鳴，近處的風嘯是那麼分明的傳送過來，鐵老爺子心境寒索的想度過這最難過的一晚……

突然——

屋子裡灯光一亮！

在一陣微風過後，屋子裡已多了個人，一個身披黑斗蓬的紫面漢子，冷傲而酷礪的站在鐵老爺子面前，鐵老爺子悚然的道：

「你……」

——第二册完——

——請看第三册——

歷史改寫武俠敬邀閣下

誠徵各類武俠文稿

本社即將開闢一個屬於「柳殘陽口味」的武俠天地專欄，很誠懇邀請您踴躍投稿，武俠小說，一經錄用，除給予稿酬外，並邀請您加入本社基本作家行列。

同時，在元月份起，本社即將推出柳大俠後代新作品，盼望各位讀者及有興趣投入武壇的朋友，賜稿參加。

若您有武俠作品，不拘筆路、風格，合成竭誠歡迎您投稿或洽談。

收稿處：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7號
（合　成　書　局）
電　話：五四一七五九七

合成出版部　啓

風雲傲節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著　　者：柳殘夢
出 版 者：大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沈耀榮）
發 行 人：張 銘 森
發 行 所：合 成 書 局
總 經 銷：合成書局門市部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7號
電　話：5417597
郵政劃撥帳號：第0110066－2號（合成書局收
印 刷 廠：欣泰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三重市長壽街33巷1弄
電話：9722754
美州加拿大總經銷　泛 亞 書 局
PAN ASIAN PUBLICATIONS
69 Blue Eagle Trail
Agincourt, Ontario M1V 1K6
TELEPHONE（416）292－7544
CANADA
定　　價：新台幣：壹佰 八 拾元
美　金：7元2角
港　幣：30　元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　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二六六號
郵購八折優待　郵票通用